大明寶訓　二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 (20)
函號 45 12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MSCCPPCC0817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 明孝宗敬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 接大臣

○弘治十年三月甲子經筵畢
上遣太監韋泰至内閣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
至文華殿御榻前
上出各衙門題奏本曰與先生輩商量溥等每本擬定批
辭乃錄與片紙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三二字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
書畧無疑滯有山西巡撫官本
上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何如溥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
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禮部本擬一是
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内事情因取本閱之則曰是只
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
看擬奏
上曰就此商量豈不好又指餘本曰此皆常事不過該衙
門知道耳因命左右而退盖自即位以來宣召顧問實

自此始云
○弘治十三年五月丙辰命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提
督三千營惠安伯張偉提督神營溥仍提督團營新寧
伯譚祐罷提督團營專提督神機營是日
上復召内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兵部推
舉各官疏逐名訪問面賜裁決仍命司禮監具紙筆親
手書勅付兵部行之
○弘治十七年六月辛巳有自虜中逃回者報虜有異謀
内閣具揭帖請會同司禮監及兵部尚書照成化年例
於左順門譯審是日
上朝退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至煖閣

上曰虜情譎詐可容切譯審大通事且勿使近前又曰邊
關糧草須與劉大夏說用心整理皆應曰喏健奏曰京
營總兵須要得人
上曰往年如陳韶王鏞輩已退二三人矣健曰須用曾經
戰陣者
上曰未必要經戰陣但要有謀畧耳東陽曰
聖諭甚當有謀畧與經戰陣若須兼用乃可耳但京營官
軍有名無實前年選聽征一萬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
數矣
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卹不可剝削東陽對曰誠如
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旣累身力又陪錢使用外衛
輪班皆過期不至正為此耳
上曰宣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東陽對
曰
皇上明見朝廷養軍本以捍衛京畿豈為工役今後工程
乞為減省養其銳氣庶緩急有濟
上曰然又曰壩上強盜十分猖獗可令劉大夏設法擒捕
北山又有靠山王者據險為惡輦轂近地不可不除此
患東陽曰昨兵部奏差指揮三人領官軍五百正謂壩
上強盜而一應諸賊併在其中矣
上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
說時如何得知健等皆喏而退於是引自虜中回者審

之皆能漢語一人云聞有議者欲内犯三人云朶顔衛
頭目阿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小
女寄養似有誘引入寇之跡各具揭帖以聞
○弘治十七年七月癸巳命工部左侍郎李燧大理寺右
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左參議叢蘭經畧邊關燧等陛辭
日
上朝退召至煖閣面諭曰邊關重事爾等往須用心整理
官軍少處即為增補官員不職者奏來處治務圖經久
不可虛應故事勅内該載不盡者聽爾便宜行事各
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表裏鈔二千貫而出
○甲午時内閣奉旨擬差戶部右侍郎顧佐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指佐名曰是嘗差幹事力量頗弱恐
不能了此健等對曰戶部尚書秦紘行取尚未至左侍
郎王儼可用但見署印故臣等擬差右侍郎
上曰王儼既掌印須留管家當顧佐亦不必動凡有事三
人商議乃得停當可再推有才力者不必拘定戶部又
曰各關可止用一人恐官多民擾皆對曰各關相隔甚
遠非一人可了巡關監察御史亦是二人今若差郎中
二人亦可耳退擬管倉戶部右侍郎陳清刑部右侍郎
李士實以進而内批特用左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使
司右參議熊偉各賜勅遣之
○癸卯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諭曰劉宇在大同儘用心近
又慮及潮河川難守欲行令鑿品字窖及以所製鐵子
砲送與備用亦是為國可量與恩典以勵人心皆奏曰
未知
聖意是何恩典
上曰可與賞賜皆應曰諾
上又曰鑿窖製砲是劉宇獨奏今雖獨賞吳江陸閭亦皆
用心防禦辛苦可併賞且降勅奬勵之又曰遼東張天
祥事亦是大獄今欲令明白今天祥雖死張斌尚坐死
罪昨張洪又訴寃柳健等皆對曰此事乃御史舉奏法
司會勘張洪訴本又該都察院覆奏今御史審勘矣

上袖出東廠緝事揭帖云已令人密訪其情如此當時御
史王獻臣止憑一指揮告誘殺情詞吳一貫等亦不曾
親詣止憑參政甯舉等勘報事多不實今欲將一干人
犯提解來京令三法司錦衣衛於午門前會問方見端
的因以揭帖付健云將去整理健等退復言都察院本
既以批出東廠揭帖又不可施行須待會勘至日再議
次日太監陳寬蕭敬等於左順門傳旨令為施行健等
再奏曰臣等非敢故違但成命已出猝然改命恐非事
體且此事干證皆在彼處恐勞人動衆耳
上曰此乃大獄雖千人亦須來若事不明白邊將誰肯效
死賞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情實若果係擄殺貪

功啓釁豈可縱之若果被誣須為伸雪
○弘治十七年八月丙子早朝畢
上起立召吏部尚書馬文升左侍郎焦芳左都御史戴珊
右都御史史琳退至煖閣前面諭曰明年春天下官員
朝覲卿等宜預先訪察務秉至公以行黜陟御史開報
賢否揭帖不可盡信往年嘗有奏擾者卿等仍須用心
斟酌期於至當
上又謂文升曰卿聽得否蓋以文升年老重聽又復申諭
文升對曰
陛下留心政務
宗社蒼生之福也

命左右扶文升下階而出自是每有政務時召諸大臣
面諭因事論事從容詳悉動數十百言不能悉記蒙延
接者皆感激奮厲宣召之際下至羣臣百執事莫不傾
耳注目以為一代之盛典云
○弘治十八年二月戊辰
上早朝畢召戸兵工三部臣於奉天門面諭之曰方今生
齒漸繁而民間戸口及軍伍匠役日就耗損此皆官司
不能撫卹暨清理無方以致逃亡流移脱漏埋沒其弊
非一爾該部又不能悉心究治因仍苟且徒事虛文可
謂慢事矣宜各從長議處以聞
○四月辛未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諭曰戶部覆奏處置流民事推起復侍郎何鑑何以不會吏部健等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從前亦間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皆奏曰然則通行會議否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不須再會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

○上在位久益明習國事亹亹數百言動中節會有不能悉記者議事之召訖于是日不閱月而

大漸之命至矣嗚呼痛哉

○五月庚寅

上大漸曉刻遣司禮監太監戴義召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甚急至乾清宮東煖閣御榻前

上燕服坐龍牀御榻上健等入至牀上榻前叩頭問安

上曰熱甚不可耐命左右取水以布拭舌既乃曰朕嗣

祖宗大統一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起

健等跪奏曰

皇上偶違和何以遽言及此臣等仰觀

聖體神氣充溢萬壽無疆幸寬以調理

上自序卽位始末甚詳欲有所紀錄於是太監扶安李璋捧紙及硯義執朱筆跪于榻前陳寬蕭敬李榮跪于牀下

上命義書于片紙曰朕昔侍
太皇太后宮闈及長家
先皇厚恩選配昌國公張巒女為后於弘治四年九月二
〇十四日誕生皇子　冊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年已
長成主器婚配不可久虚禮宜擇配可於今年舉行皆
遂匀宣授閒有改易粲然成章書記
上執健手又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又曰東宮聰
明但年尚幼先生輩可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
箇好人健等皆飲泣對曰
東宮天性睿智今年儘勤學望
皇上寬心少慮以膺萬福語久

玉音漸清及復告諭若不忍釋前後數百言不能悉記謹
識其大者如此時距
升遐僅一日而
聖諭諄切神思不亂蓋
聖性之涵養有素故始終之際一得其正云
優大臣
〇弘治二年四月辛丑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免午
朝凡大風雨雪日早朝亦免之以恕屢疏衰老乞致仕
也
〇弘治四年正月乙未戶部尚書李敏乞歸養疾
上曰古者人君之待臣下病則予告至于大臣又命醫賜

藥恩禮尤厚蓋以君臣一體其情有不容已者卿今有
疾宜在任調理不必求去太醫院即遣醫往視之

○弘治五年五月辛巳致仕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鄒幹上
疏言浙西水旱相仍民窮盜起請行蠲恤之政
上曰鄒幹雖致仕年老尚能為國憂民忠愛可嘉浙江布
政司其具羊酒綵段即其家慰勞之

○八月己亥內閣大學士丘濬復上疏乞致仕
上曰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可累以疾求退今後凡
大風并雨雪日俱免早朝

○弘治十一年七月癸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徐溥復以老疾乞致仕
上曰卿宿望重臣方隆倚任而屢以疾辭情甚懇切特茲
俞允仍賜給驛遣官一員送回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
夫八名應用復官其一子為中書舍人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丁丑賜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
謝遷玉帶各一束大紅織金衣三襲詹事兼學士等官
吳寬等各帶一束大紅衣三襲三品以下各視品級遞
加服色以東宮講讀勞也

○弘治十六年二月乙巳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大
紅蟒衣各一襲內閣之賜蟒衣自此始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壬辰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謝
鐸奏臣祖母趙氏守節四十餘年未蒙旌表而歿請以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本身應得誥命移為旌表之恩禮部覆奏
上曰趙氏准與旌表鐘應得誥命仍給之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辛未吏部尚書馬文升乞致仕
上曰卿耆宿重臣方隆委任累乞休致已有旨不允考察
在邇正宜盡心供職不必固辭大寒暑風雨免朝參

慎用人

○弘治元年三月乙丑命吏兵二部各疏兩京五府六部
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及在外鎮守巡撫三司知府并
分守守備官俱大書職名註其年籍歷任署節粘於文
華殿壁以便觀覽自是以後二部每季各具揭帖以進
有陞遷或事故去任者則揭去舊名以新除者補之

○七月辛卯兵部郎中陸容言近御馬監太監李良等乞
陞都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僉事臣曾論其不可未蒙
俞允續因科道論諫將欽等革職大小臣僚無不稱快
然不立法以為善後計則異日小人貪冒干進近臣招
權竊柄其乞陞傳陞之途又將有甚於今者乞將臣先
以所言著為定令凡賢才之屈在下位者照舊薦舉羣
小之營求乞陞者如法禁革所司不能奉公守法致有
濫進者聽言官指實糾之以尊國體以正百官下吏兵
二部覆奏今後文武大小官員有缺須從本部銓選推
舉果有大材屈在下僚聽在廷大臣及在外撫按等官
薦用更不許營求陞職其內外書辦等官有缺亦不許

奏乞量陞遷者參送法司不分原官有無俱發為民併坐舉者以罪若本部容情不參致有濫進聽言官糾劾

上是其言命今後一應人員不許営求内外權要冒濫陞職違者重罪之

○弘治十七年五月丙午勅吏部都察院曰三年一次朝覲考察天下諸司官員甄別賢否明示黜陟此

祖宗法古圖治之盛典也比年以來考察之後羣議籍籍

奏訴紛紜蓋因巡撫巡按官員開報考語多不得實而爾等詢訪稽察亦欠周詳勤敏有為廉直自持者或被屈抑貪黷無狀夤縁結納者或得苟為以致人無勸懲士風日壞夫生民之休戚係於有司之賢否有司之不得其人則民被其害而愁苦怨嘆之聲上干和氣即今四方災異迭見水旱相仍率由於此朕方祇畏天戒董正庶官在京羣僚已有所處其在外諸司官員明年正旦適當朝覲考察之期宜預行各巡撫巡按官將所屬司府州縣等衙門官員或才行卓異政績彰聞或貪酷害民老懦不職等項逐一從公開報爾等仍廣詢博訪備細參詳明白具奏黜陟若撫按官員仍前徇情率意開報不公指實參究併示黜罰爾等受茲重託宜精白一心秉持公道毋或有所偏徇務俾賢否精別黜陟大明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爾等其欽承之

儲材

○弘治元年十二月丁巳兵部覆議禮科給事中王綸兵部郎中陸容言請令公侯伯都督應襲子孫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俱入國子監讀書皆為朝廷儲養將材之意然都督以下子孫已有例作養於武學惟公侯伯駙馬子孫宜如其言令國子監依監生讀書作課講書習禮成法行各家專官教之每歲閒月一赴監考校文事閒月一赴教場操練武藝若在閑公侯伯駙馬讀書并欲乞

聖明每季御武英殿則請自

聖裁

上曰公侯駙馬伯子孫令讀書習禮將來朝廷庶幾得世臣之用宜悉如所奏行在閒侯伯駙馬隨操其仍議處以聞御殿詢訪朕自處置

○弘治六年四月甲辰大學士徐溥等言比給事中徐旦建議欲選新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讀書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廷試卷中查出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自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與輔世之佐咸有賴於斯然而或選

或否則有才者未必皆選而所選者又未必皆才若更
拘於地方年歲則是已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
又未必皆有成請自今已後立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
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俾其中有志學
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
十五篇以上於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禮部閱試訖編
號封送翰林院考訂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
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例於東閣前
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所投之文相稱即收以預選
若其詞意鈎棘而詭僻者不在取例中間有年二十五
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無宿搆文字能於此一月之間
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許投試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
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
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夷
之才有所論撰便堪供事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如是
則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等皆出
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乃其職也疏入
上納之命今後內閣仍同吏禮二部考選

明賞罰

○弘治元年二月己亥兵部奏凡擒獲妖言者自成化十
四年奏准以後止給賞不陞然例前得陞者至今世襲
則過於冗濫例後有功者全不得陞又無以示勸宜量

為斟酌其已陞者承襲時人文到部并優給曾經減革
者須斟當時所獲如情罪深重已正典刑者准承襲一
輩以後照例減革其罪不至死者止還原舊職役不得
承襲繼今報功者亦宜論其所獲情犯重輕以為陞賞
應襲者俱照前例
上曰擒捕妖言本以止亂但人利陞官多肆媒孽未免濫
及無辜不可不禁承襲者照今擬行以後擒獲妖言者
止照十四年給賞
○弘治二年五月壬戌修築盧溝橋成内官監太監李湯
乞陞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吏部尚書王恕言官匠營
造乃其職分成化初年以前修河築隄竝無陞官事例
至十九年以後修築盧溝橋決口恭順夫人大慈恩寺
鰲宇始濫陞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
益大壞名器比因科道之言一切罷去識者以為太平
盛事今一旦復濫陞如舊人其謂何比者營
先帝山陵所役軍匠至四萬人亦未有陞職者此役較之
山陵不及三分之一顧欲妄濫陞官甚失輕重之序況修
城等役今方竝興若俱照例其為冗濫又復如前日矣
豈不為新政之累
上從其言命給賞有差
○弘治十年二月庚寅巡撫鳳陽等處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李蕙奏致仕六安州知州劉鎰河南羅山縣人前在

州四年積預備倉糧餘十萬石後致仕適連歲荒歉州
民賴倉糧存濟者甚衆請晷加旌異
上曰鎰雖致仕餘惠在民其仍進階奉政大夫以勸為民
牧者

選將材

○弘治元年三月戊子兵部會官議上監察御史陳璧所
奏選將實兵事謂兩京坐營把總等官及羣臣原保舉
將材官共五百六十餘員分為三等一等百二十一員
二等二百九十五員三等六十八員今皆鈌隨才具奏
任用宜黜退者八十四員請令帶俸復原職
上曰各官雖已經評議至舉用時仍令官推選毋得濫授

○弘治十五年八月丙寅吏科給事中李祿奏今之將帥
多出閥閲兵事武藝無所師資一旦付以重柄恐不勝
任乞擇文職大臣通兵書者專任教養之責下兵部以
武臣子弟內有武學外有府衛州縣學各有師儒訓誨
又以部官憲臣提督閲試但恐奉行者未至不必更設
官專理
上是之止令提調等官嚴以教之務得真才不可視為故
事

惜人才

○弘治六年正月己丑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天下布按
二司及府州縣等官年老有疾并罷輭不謹貪酷才力

不及者共一千四百員又雜職一千一百三十五員請
如例罷黜并調用
上曰諸考退官俱照舊例行其方面知府仍指陳老疾等
項實跡以聞毋虛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有到任
未及三年者亦通查具奏既而尚書王恕等各開具上
請且言府州以下官勤愼盡職者固多貪鄙無用者不
少貪鄙無用者留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殃若必待三年
而後黜之於彼則固當感激於民則未免怨嗟昔人有
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殃民誤事官雖年淺亦不可
不黜也
上曰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



祖宗愛惜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稱者俱
令復職必待九年然後黜降今或因一人無根之言而
遂革其積勤所得之官使之泯默不敢伸理是豈治世
所宜有爾等皆因襲舊弊不能改正今姑從所開具者
處之其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十有疾不妨治事素行
不謹在陞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輭無為非本官訪有
實跡或有巡撫巡按只是一處開報并其餘官員到任
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俱留治事今後朝覲之年
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巡按考方面年終具
奏行下該衙門立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
公許其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有失當者方

許指名糾劾

○弘治八年三月庚子巡撫山東都御史熊翀巡按御史王槐奉例考察請黜老疾不謹并有疾罷輭等官沂州知州孫昌等九員吏部覆請如所奏命老疾不謹者准致仕閑住其有疾未老并罷輭者仍查到任年月久近以聞吏部因具上各官歷任年月

上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辦事人才能否須歷任稍久方見今後有如此奏黜者本部其酌量再奏

○四月壬戌六科十三道各上疏言我朝朝覲考察其法最為精盡蓋委之巡撫巡按俾報其貪否又參之布按二司及直隸州郡之長俾究其實吏部都察院又質其歲報殿最以為朝覲去留之據如有不當者則朝野得以非之科道得以劾之其不才者豈容幸免而才能者亦豈致冤抑近弘治六年朝覲吏部既會都察院考察繼奏

聖旨今後三年朝覲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巡按考方面年終具奏行部院立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其伸理臣等伏讀明詔誠有以知

皇上愛惜人才慎重黜陟之意但人心巧偽所宜深慮如止委二司考合屬則恐未足以盡訪察之公如部院將所奏立案施行復恐致泄漏踈虞之弊如許考退者復恣行伸理攻訐則羣邪横議之門何以塞之明年朝覲

又當考察乞一依弘治三年以前故事而加之以至公至寄行之天下幸甚吏部及都察院因奉旨會議覆奏

上曰人才固不可輕進尤不可輕退茍不得其真所損多矣今後考察黜退官員務從公詢訪必得實跡不可輕信偏聽以致枉人

○弘治九年正月戊申吏科都給事中季源監察御史吳裕等上疏言近日吏部考黜不職官員有漏網者如府尹冀綺及按察使等官趙鶴齡等十人之不謹知府喬縉等二人之老疾亦宜黜退吏部復會都察院具各官歷年考語以聞

上以各官考語無不謹貪酷字俱留辦事

○弘治十年七月庚子巡撫山東都御史熊翀及巡按御史王一言奏例考察老疾不謹等官按察司副使廖中等三十八員命老疾者致仕素行不謹冠帶閑住有疾并罷軟者吏部仍查其到任年月久近聞奏吏部奏上

上曰人才能否須歷任稍久方見到任未及二年者仍留辦事今後各處有奏來黜退者爾吏部仍酌量覆奏於是吏部復奏留兗州府檢校蔣義等四員從之

## 杜幸進

○弘治元年六月戊午降提督勇士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欽梁宏爲都指揮僉事先是欽宏因太監李良乞陞前職科道官交章劾奏已得旨欽等職領禁兵難同

其餘成命已定不可復易至是科道官復上奏以為天
下治亂之機在於人主之好惡好惡之端在於謹始伏
惟
皇上登崇俊乂廣開言路可謂有其始矣夫何王欽杲宏
奔競無耻百計營謀以驟得擢用則於維新之政未免
有傷且禁兵重任都督重職必文武兼備德器老成者
方可委付今欽宏皆鄙俗武夫豈堪是任伏望收回成
命以杜幸進之門則名器不濫矣
上曰朝廷用人多是推舉王欽等既不應驟陞革去都督
仍令照舊管事
○弘治三年十二月癸酉匠官杜宏等四十人先以販寶
石等罪為科道所劾發邊遠充軍為民或調衛至是復
假託求復用兵部執不可
上曰杜宏等造作奇巧多盗內府庫物又濫陞官職罪宜
死已從輕處治今復敢營求取用不許
○弘治四年二月辛亥吏部左侍郎彭韶言比多有無功
之人夤緣請謁授以千百户等官甚至有乞恩承襲都
指揮者不特武職文職亦有之或以修城微勞而陞匠
官或以傳奉罷革而還良醫又有中書考滿超陞三級
者伏望
陛下重視名器愛惜廪祿勿為小官為可與勿謂雜流為
無害嚴加杜絕庶與釐正庶幾少救其弊

上曰爵位名器國家所重誠不宜太濫今爾所言朕已知之矣

求言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

上即位頒詔于天下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害許直言無隱文武官員貪暴姦都者許指陳實跡糾劾

○弘治元年三月辛卯壽州知州劉槩奏謂國之言猶身之脉言路通則天下安塞則天下危凡默默固寵者乃佞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古之有天下聖不諱愚存不諱亡而汲汲以求言者為是故也臣願凡百缺失利病許諸人皆得直言至於臺諫之職宜加寵重聽其彈劾糾察或有小過宜優容以壯直氣復時御便殿召博通經術之士講論當世之務蓋直言不諱之路廣則骨鯁謇諤之士充滿班行盡忠如趨利論政如訴冤有過必知有讒必見上下情洽而朝廷清明矣

上納之

○弘治十年三月辛亥禮部奏邇者山西陝西天鳴地震星隕京師去冬烜燠無雪火災疊見今春狂風陰霾日精無光山東以南亢陽為虐二麥無成請通行內外諸司省躬思咎勉盡職務仍遣大臣祭告

天地

社稷山川及在外諸司各禱于封内山川
上曰兩京文武羣臣并科道官宜體朕心同加修省事有
當言者直言無隱在外鎮巡三司等官令一體遵行其
在京大小不職科道官具實奏聞在外者巡按御史具
實奏處
○弘治十一年十月丁亥以清寧宮災勑諭文武羣臣朕
惟天道人事相爲流通感應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
邇者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乃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清寧宮
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靡寧慮有愆違上干和氣
循省數日莫究所由茲特齋心竭誠遣官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山川爾文武羣臣有官守言責皆與朕共天職者宜
各省躬思咎去垢滌污殫心効力毋得因循怠玩若罔
聞知凡百司弊政姦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
指陳無有所隱以助朕勵精之治答
上天仁愛之心綿國家億萬載隆長之祚欽哉故諭

聽言

○弘治元年閏正月庚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言孟子曰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一精
於一執中堯舜之得於内者深詢岳達聽堯舜之資于

外者博

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嚳問儒臣亦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則理欲危微之辨何由而明知行精一之功何由而盡臣恐得於内者未如堯舜之深也今

陛下朝時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見之宮中之聽信者惟内臣之詞說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臣恐資於外者未如堯舜之博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朝卽如舊儀若小講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凡所未明曲加解諭而於義理政事興亡治亂必一一講之精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經史及

祖宗典訓百官題奏皆聚之文華後殿日輪内閣大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之右廂或有奇奥卽令解對

陛下必御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則其得於内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文華門各堂上并六科皆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
事已具本者皆進揭帖畧節至是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凡鎮巡方面及府衛正官
有自任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畧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業而
戒諭之若有大政則召內閣及府部大臣於文華殿會
議必人人盡其謀事事求其當其餘章疏止召內閣面
議可否其各官奏對之餘及辭見之際
陛下宜俯降詞色而於時政人才民瘼土俗無一不詢無
一不知使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則資於
外者愽而致治之綱舉矣若但如近世日講視朝虗應

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監條旨批答則未有本不立而
末能茂綱不舉而目能張者也
上曰所言皆朝廷切務朕當舉行
○弘治二年四月乙未兵科都給事中夏祚等言致仕都
督同知袁彬近嘗為其子都指揮勲奏乞任用科道交
章劾奏已得旨令勲錦衣衛帶俸不許管事今甫一歲
彬復為辯希求進用乞斥絕之
上曰既汝等累有論列袁勲令帶俸如故
○弘治四年十二月甲子內閣大學士丘濬言禮經有之
事君必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此古昔明君賢
相所以交相孚契於初進之始委任責成於既用之日

卒能踐其言以成治功也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實
自幼殫力竭神以成者今蒙
明主不棄進臣内閣預聞机務正臣書遭逢施用之日也
請即是以為先資而侑以臣一身自頂至踵以為九重
之獻此書鑿鑿乎皆古人已行之實事非若鄭康成之
訓經義泛濫無益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其中所
載雖皆前代之事而於今日急先要務尤加意焉臣年
踰七十鐘鳴漏盡所餘無幾時否則將有後時之悔請
擇書中切要之語今日可行者芟繁會綴以為奏章酌
量先後次序陸續上獻乞賜御札會同内閣二三儒臣
斟酌處置擬為詔旨傳出該部施行或有窒礙或姑留
僥後時或發下再加研審臣決不敢護短求勝果於必
行掠取一已虚名以誤國家大計
上曰謨猷入告乃大臣職任卿究心當世之務久矣今將
有言其即具疏以聞朕將采而行之
○弘治七年六月癸亥工部奏近有旨令各處訪取善擊
造銅鼓者惟銅鼓出於西南夷所制非朝廷之上所宜
用今各處災傷方徹樂減膳之時豈宜復造制外之器
以駭人心而累
聖德命已之
○弘治八年十月丁丑占城國王古來奏其國累被安南
侵地殺人不已因遣從子沙古牲詣闕請命大臣往為

講解詞甚哀下廷臣集議謂故事無遣大臣為外夷講和者請下兩廣守臣移文安南諭令敦睦隣好返其侵地兼諭古來撫綏人民脩飭武備為自立之計事定令兩國各具實以聞議上

上意欲遣官大學士徐溥等言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馭夷之法與治内不同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終是外夷恃險負固違越侵犯之事往往有之累朝

列聖大度兼包不以為意若占城尤小而疏今若降勅遣官遠至其國徒棹口舌難施威力海島茫茫無從勘驗彼豈能翻然改悔舉數十年之利一旦棄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令致虧國體貽患地方當此之時何以為處若置而不問則損威愈多若問罪興師則後患愈大況今國計之虚實何如兵馬之強弱何如而欲費不貲之財渉不毛之地為無益之舉尤不可也蓋夷狄相攻乃其常性今占城名號如故朝貢如故境土侵奪有無誠偽尚未可知情雖可矜理難盡許但令有司行文諭之足矣何必上廑

聖慮特為遣官況朝廷大事未有不詢於羣臣者今衆口一辭以為未可臣等居密勿之地膺腹心之託若不為

皇上言之萬一事有乖張死莫能贖所以不避煩瀆者實為

宗社生民計非敢苟同於衆也如時勢可為事理無害臣

等自當賛
皇上行之何敢故為此逆耳之言哉
上嘉納之遂從衆議
〇十二月甲寅內閣大學士徐溥等奏近司禮監傳示
聖諭遣出祭三清樂章令臣等改補進呈臣等謹按天子
祀天地天者至尊無對盡天下之物不足以報其德惟
誠意可以格之故禮以少為貴物以簡為誠祭不過南
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一牛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正此謂也漢祀五帝儒者尚非之
以為天止一天豈有五帝況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説
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至以周時柱下史李耳當之是
以人鬼而加于天之上理之所必無者也若夫樂器之
清濁樂音之高下制度節奏毫釐之際不容少差差則
反以召禍況製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尤甚以此獲
福又豈有是理哉我朝
天地合祭祭用正月皆
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
太祖所親製足以傳之萬世當此之時豈有三清之祭俗
曲之音今所遣出樂章雖云出于永樂大典蓋是書之
作博采兼收欲以盡天下之事初未聞以此施之朝廷
見諸行事以為後世法也
陛下純誠至孝嗣統守成一以

太祖為法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不宜以黷禮事
天臣等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于鄙
褻詞曲尤所不習不當以非道事
陛下所連日憂惶不敢奉命者實不願
陛下為此舉也近數月來凡奏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
仰承德意不敢違越間於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
苟且應命以誤
陛下未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迹似違忤情實忠愛似此
者多非但樂章一事而已疏入
上嘉納之
○弘治十年二月甲戌內閣大學士徐溥等奏臣等伏覩



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敬
天勤民無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為堯舜之治可指日而
俟也近年以來視朝漸遲臣等[illegible]屢言不敢瀆論內
殿奏事舊制每日二次若有緊急事情[illegible]時聞奏今止
一次遂以為常批答之出動經累日各衙門[illegible]奏本或
稽留數月或竟不發出事多壅滯不得即行且本朝
列聖時常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之外不得一望
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惟在奏章又不以時斷決其於政
體實為有礙至於經筵日講所以明義理是非之端陳
古今治亂之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於此今每歲
進講不過數日校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等切聞人君之

心必有繫正士既疎則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
有以修齋設醮燒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
端惑世求利之術聖主之所必禁至若燒煉之事其害
尤慘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今龍
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
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
天厭其僞亦已甚明况依方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何丹
所驗者何藥如其無效則
聖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政自足
以感召嘉祥培益
聖壽永享和平之福何假於彼異端之說哉唐相李絳有

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
久溺於宴安自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派
疊出財穀耗竭兵馬罷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愁歎之
聲上干和氣四方奏報災異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為
可憂
陛下深居九重而言路之臣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言
誰肯為
陛下言者伏願
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
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
聖德日新聖政日理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奏入

上嘉納之時李廣以修煉服食之說進中外以為憂而無
敢言者故溥等及之
○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五府六部等衙門奏近者欽天
監奏彗星雲南奏地震邊方奏虜情
皇上因禮部之言下詔修省臣等會議條陳十八事曰早
視朝勤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申
禁例修武備壯軍威恤官軍止織造恤邊民停改造惜
供應黜異端警驕惰防詐偽伏望
皇上一一體而行之
上曰卿等所言切中時弊早視朝勤聽政朕自有處置汰
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止織造恤邊民停
改造黜異端各衙門查奏已定奪其餘俱准行
○弘治十七年五月乙卯內閣大學士李東陽還自闕里
上疏言臣備員內閣叨任腹心左右輔導乃其常職比
者欽承使命遠涉川陸有所聞見不敢緘默謹披瀝肝
膽為
陛下言之臣自四月以來經過東河天津一適遇天時亢
旱風霾屢作夏麥枯死秋田未種運舟不至客船稀少
曳纜之夫身無完衣荷鍬之人面有菜色極目四望可
為寒心臨清安平等處盜賊縱橫殺人劫財者在在而
是傳聞青州劫奪尤甚各該地方官員隨捕隨發各處
回賊百十成羣白晝公行出沒無忌又聞南來人言淮

揚諸府十分狼狽或掘食死人或賤賣生口流移搶掠各自逃生運糧官軍般墹剝淺艱辛萬倍人心惶惶無知所措以至江南浙東荒歉之地方數千里朝廷雖差官賑濟減耗折糧折東補西得不償失且民戶消耗軍伍空虛官軍無旬月之儲俸糧有累年之欠夫東南為財賦所出一歲之荒已至於此北地貧薄素無積蓄今年再歉則將何以堪之國家承平富庶百有餘年一時之荒已不堪處設有不測又將何以處之言及於斯可為痛哭臣本庸愚生長都邑曩於成化年間省祭原籍公幹南京再經此地始知民生愁苦之狀郡縣凋敝之由以今校昔十倍於前則臣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有不得其詳者仰惟

陛下聰明睿智卓冠羣倫而居於九重之上深宮之內小臣百執事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盡細微幽隱之故豈得而盡聞之亦豈得而盡信之哉臣常訪之道路詢之官吏皆言糧草稅課歲無常額而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木植顏料凡百之物歲無虛月內府錢糧交納使用更無紀極京城修造前後相仍做工軍士累力陪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徵科過度請乞無厭親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修齋掛袍開山取礦作無益以害有益者間復有之加以貪官酷吏肆虐為姦民力困窮嗟怨交作

天災疊降固有由然他如游手之徒號稱皇親名目附搭鹽船聲言各處馬頭起蓋店房網羅商稅緣國家建都于北仰給南方商賈警疑大非細故織造內官縱使羣小採打閘河官吏捉買賣居民騷擾動地又臣所目擊者在途如此則彼可知若此之類未易枚舉臣聞天下之患常在於上下之情不通今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是皆始於容隱而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而蒙蔽之禍甚深大壞極弊皆由於此臣願盡知而不盡言恐

陛下終不得而知也臣竊以為今日之民生疲弊已深而國家之匱乏已極若事事而蠲之則不可盡免時時而賑之則不可勝給臣請以所見諭之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臣在山東伏聞

陛下以災異屢見戒飭羣臣痛加修省又特降綸音令各衙門開查弊政遠近歡動歌頌

聖明以為太平之幾端在於此臣竊念往時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府貴戚每為掣肘如去年戶部等衙門後府等衙門今年兵部等衙門會奏事件及吏兵二部查奏傳奉乞恩各一本皆經時閱歲不賜施行臣恐

今次所開又成故紙如
聖諭所謂虚應故事者則民情何時而慰天變何時而弭
乎伏望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綱之斷查照前項節次奉本催督
今次開具事情凡民情時弊有當興當革者詳加採擇
期在必行尤望躬行節儉力省浮費惜無名之官賞停
無益之工作以先天下以慰生民則變歘成豐化災為
福可以延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矣臣燮理無狀輔導罔功凡臣所
陳弊政皆臣之責除别疏自劾外謹具此以聞
上曰卿所言深切時弊足見憂國至意事當行者所司查
議明白開具聞奏

## 褒忠節

○弘治二年十二月辛卯致仕應天府尹于冕奏乞贈
謚其父謙幷移祠宇於祖塋賜與祠額祭文事下禮部
覆奏謂古今忠義之臣能為國家建大議決大事而成
非常之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之典非特
酬其一時之功實以為後來人臣之勸也故少保兵部
尚書于謙當正統十四年虜寇犯順中外危懼而能奮
其忠義衛安
宗社一時修武備靖疆域之功固多其間斥和議立團營
立功尤大已用言者准令立祠致祭今冕奏年老無嗣

恐後頹廢乞憫其情懇令有司移杭民所建祠宇於墳所賜與祠額祭文加增一祭春秋行禮仍如詔書例給夫守視復其雜徭

上曰謙能安社稷以遏寇畧其定國捍患之績大矣中罹權奸之害先帝已嘗詔雪優加褒恤然不使之廟食於後猶未足為國效忠者勸其祠額可賜曰旌功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謚忠愍

○弘治三年十月辛亥直隸安慶府知府徐傑等奏郡治東有祠祀元封幽國公謚忠宣余闕而守臣韓建不與焉臣考余闕所著大節堂記有曰宗正郎中韓建守安慶其政清靖盜來攻者十有一次大小百餘戰皆敗之闕在道聞城陷比至乃完問諸故老皆曰韓君完我郡治西至懷寧灊山大湖賴建以為根本而無叛意東至於池及姑孰數郡賴建以為藩屏而無死傷之禍闕至與建併力殲之盜乃去因名其廳事曰大節堂復考元史并闕死節本末皆言總官韓建舉家被殺建方卧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臣竊以為建在當時力攻固守其大節如被執之際病不可為且罵賊求死其不屈如此且建守於前闕繼於後實為一體而建精忠大節與闕亦相頡頏闕在先朝久列祀典建獨漢然似非表忠勸德之義禮部覆奏謂宜於闕祠內增設建

神主一位祔享令本府歲時一體致祭從之

○弘治五年十二月辛丑禮部覆奏戶科給事中王璽所陳褒忠節事謂宋季四川合州守臣王堅張珏當北虜猖獗時先後保障有功堅後遷寧遠節度使益勵臣節珏遷制置使城陷竟不屈而死乞建祠秩祀以彰忠節請下所司覆實於本州鄉賢祠祔祭從之

○弘治六年三月己巳故廣西布政司參議馬鉉征古田猺獞為賊所殺其子效才上疏乞贈父官并量加錄用吏部覆奏

上曰國家於死事之臣必加褒卹其遇敵禦寇死於鋒刃者尤可憫悼焉鉉可特贈布政司右參政賜以誥命遣官諭祭仍令其子效才為國子監生以為後勸

○弘治七年三月辛亥刑科給事中林霄成化中奉詔使暹羅歿於其國至是其子菲援例乞讀書國子監以自效

上曰以死勤事古人所恤林霄奉使歿於萬里外情亦可憫其子菲奏欲送監讀書非尋常濫乞恩澤者比特允之

○弘治九年十二月己丑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等言故伏羌伯毛忠自永樂至成化間躬歷行陣累立奇功由百戶歷陞指揮都督充參將副總兵鎮守甘肅嘗於鎮番古浪等處擒斬番夷涼州城外征剿達賊錫封伯爵

後叛賊滿四等作亂忠統軍征剿與姪孫毛鎧等奮勇
先登一門三人同死鋒鏑臣嘗聞其京州之戰與敵晝
夜相持矢盡力疲士卒皆謂必死而忠感激諭衆殊死
血戰卒全師而還西賊歎服降者甚衆至於石城之戰
尤能奮勇奪險身死之後賊亦剿平向日隨戰老卒備
悉其情每時言及無不流涕凡遇調發出境皆相聚叩
靈乞庇今見
聖朝賜立忠義坊表無不歡呼稱嘆獨廟祀一事未蒙舉
行乞於甘州城東建祠一所仍以忠義為名行令所司
春秋致祭庶死者得以慰安生者有所激勸禮部覆奏
上曰毛忠既有功於甘州又一門三人同死鋒鏑可即其



地建祠祀之其祠額可名武勇
○弘治十年九月丁未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榮華以蜀漢
北地王諶為國死節無愧于昭烈之胤乞令仍舊封號
春秋陪享于昭烈之廟從之
○弘治十二年正月庚寅浙江錢塘縣民岳華奏其十三
世祖宋武穆王飛墓田在杭州西湖者為僧永言等所
侵占禮部請移文究治禁約
上曰飛在宋室忠烈可嘉墓田准令有司究治理之
○弘治十五年四月乙巳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周孟言
宋丞相文天祥當胡元侵擾右臣播遷致仕家居應詔
勤王開督府而召英雄集鄉兵以圖興復一時慕忠效

義之士趙時賞等四十餘人亦皆奔走助順上下一心
具載史冊今天祥已秩祀典而時賞等未獲表章乞下
江西廬陵縣為天祥建忠義廟配諸賢于左右有司歲
春秋致祭庶以為事君者勸禮部覆奏從之
○辛未國子監監生裴春奏宋丞相江萬里立朝為姦相
賈似道所忌出知福州遂致仕家居嘗勉文天祥以世
道之責後元兵陷饒州萬里及其子鎬并左右數人俱
不忍負國競投止水池以死乞下有司秩于祀典以為
節義之勸禮部覆奏請令江西巡撫等官立祀于饒州
府本府官春秋致祭從之
○七月乙酉廣東布政司左參議劉信嘗討黎賊死於鋒

鏑未死之先已陞廣西右參政至是事聞命加贈嘉議
大夫賜誥命遣官諭祭仍錄其子景宗為國子監生并
給驛歸其喪于四川南溪縣
○弘治十六年四月壬寅先是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哲
言吉安府廬陵縣舊有忠節祠祀宋名臣歐陽脩楊邦
乂胡銓周必大楊萬里文天祥我朝祭酒李時勉侍講
劉球知府劉子輔竊見郡人鍾同由進士任監察御史
當景泰時潛移國本率先倡義乞復
皇儲遂下之獄備受刑慘以死及
英廟復辟追贈大理寺左寺丞
憲廟登極復官其子賜諡恭愍惟祀典尚缺乞勅有司同

祀於忠節祠以慰忠魂下禮部議以為同堅守名義忠節可嘉祔祭之舉良是顧立祠致祭所以慰忠魂而勵後此外有徇情濫收者宜令各布政司官查覈應否具奏裁處命鍾同准祔祭各處鄉賢祠有徇情濫收者咸具實以聞

報功

○弘治六年二月甲寅吏部奏詔查訪開國功臣常遇春玄孫復李文忠玄孫睿鄧愈五世孫炳湯和六世孫紹宗皆其的派奏上

上曰報功之典古今所重我

皇祖佐命元勳皆已配享廟庭獨其子孫乃泯滅無聞朕



用惻然特下詔求之今既得[illegible][illegible]可令為世襲指揮使各銓註附近祖塋衛分以便祭祀

○弘治十五年七月戊寅錄開國功臣前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浙江處州衛指揮使仍世襲從給事中吳仕偉言也

表節義

○弘治四年五月甲申巡撫雲南都御史王詔奏昔者元運既終惟雲南遺孽梁王弗庭

高皇帝不欲勤兵遠征洪武五年遣翰林待制王禕往諭之不聽明年竟被害至八年復遣刑部尚書吳雲往諭以天命大義俾圖歸順時梁王使其徒鐵知院等二十

餘人使漠北為我軍所獲械至京
上釋之命與雲偕至雲南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使不達中道被執罪必不免乃百方説雲欲令胡服辮髮詐為元使又逼令易制書詒梁王雲誓死弗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殺之梁王聞其事遣人具棺收雲骸骨殯給孤寺臣惟雲仗節死義與待制王偉後先相望正統間褘以子孫請於朝獲賜贈謚秩祭顯名天下雲在永趾知縣後子孫湮微復無人為舉乞依唐張巡許遠雙節故事請加雲贈謚與褘同享一祠庶於風化有關人心知勵禮部議以為宜



上曰吳雲死節既同王褘准復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謚忠節改祠額為二忠祠

○弘治六年七月戊申廣東歸善縣民吳宗益及其弟宗義皆好施頻出私財助有司賑濟得授其父冠帶宗義卒其子璋又能承父志歲歉以白金千餘兩送官賑貸更捨私地為義塚設義學三延師以訓鄉人子弟歲時資給之水鄉民無屋者與之船病者授藥死者給棺望仙諸橋觀澤道路多所修築守臣疏上其事

上曰旌別淑慝所以使民知為善而不為惡也故古之士有一節一行者無不褒表於世吳宗益等既有善可嘉宜特旌為孝義之門俾民皆知所勸

○九月丁酉雲南孟璉長官司土官舍人刁派羅死其妻招曩猛年二十五守節二十八年無玷雲南都指揮使司奏其事禮部覆奏以為宜出常例不俟覈實即與旌表以順夷情

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方思弘名教以變夷俗其有趨於禮義者烏不可加獎勵孟璉刁派羅妻招曩猛貞節既可嘉宜即令所司顯其門閭庶使遠夷益知嚮化

○弘治七年八月辛巳雲南蒙化府土官知府左銘奏稱祖母張氏自其祖父剛死後守節無玷乞賜旌表以勵夷俗下雲南布政司覈勘如所奏禮部仍議行風憲官覈實



上曰夷方節婦誠所難得張氏守節實跡所司既已勘實即與旌表以勵其俗不必再覈

○弘治十三年正月己卯江西吉安府知府張本奏永新縣有譚節婦者宋宗室女元兵入城婦從其家俱匿縣學中兵至殺其舅姑與夫執婦欲污之婦哭罵不從遂并其子皆死血漬於禮殿間八磚上宛然婦人抱嬰兒狀沙磨火煅其狀益顯請修葺舊祠春秋致祭以勵風俗禮部覆奏從之賜祠額曰貞烈

○五月乙卯旌表浙江寧海縣故民王三錫之妻陳氏貞烈之墓初陳年十五歸三錫生二男一女僑居臨海正統五年三錫採薪歸猝罹虎患陳持門枉追虎至山前

奪擊之虎逸去乃負三喬歸而死鄉里哀之為助錢以瘗陳孀居寒餧鄉豪郭子素逼欲娶之陳紿以俟撤靈几乃可因設祭哀慟復紿其二男各以事出竟抱幼女趍姜巖潭上置女潭側遂投潭中死守臣高其行為修墓立祠至是縣以白于巡按監察御史吴一貫覈實具疏以聞

上嘉之故有是命

○八月甲午廣東按察司僉事徐紘奏臣謹按宋史載楊太后赴海以歿今其故趾在新會縣西南七十里夫宋社稷將遷天下莫能救太后以一婦人乃能以身狥國提二弱子信任二三大臣託孤寄命為宗社計卒與國俱存亡其功烈明著如此今世子匹夫匹婦有一節一行之懿者猶蒙朝廷嘉奬或録用其子孫或表異門閭或為立廟致祭矧如太后者而可泯滅不祀乎先年按察司僉事陶魯奏立大忠祠以祀其臣信國公文天祥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已蒙俞允近布政司右布政使劉大夏始議立廟於大忠祠之上以祀太后而事不果乞下所司秩之祀典從之

○弘治十八年三月乙未協守延綏副總兵曹雄言故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李畚及故刑部員外郎孔琦歷官清謹身歿之後妻子不能自存乞量加優卹以勵臣節命陝西西安府歲給食米贍其家

正風俗

○弘治元年閏正月庚辰都察院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
近年風俗奢僭滋害治道請申明
太祖舊制通行在京巡城各在外巡按御史究治命出榜
禁約違者治之

○弘治二年四月丙辰僧錄司左善世周吉祥等奏比壽
州僧告知州劉槩擅拆毀寺觀乞治槩罪且請令天下
諸僧道司免行拆毀禮部覆奏槩所行非妄宜坐吉祥
等以故違禁例阻撓新政之罪
上曰近年僧道不守清規傷敗風化及私創寺觀費耗錢
糧者甚多朝廷累有禁約周吉祥何為輒便奏擾法當
究治姑貸之

○弘治十年七月戊申先是巡視東城監察御史程文以
鄭村壩軍餘劉普善妄稱天仙玉女託夢於己令孟造
殿宇各處男女聽其誘惑爭趨禮拜布施錢物請賜禁
治命都察院揭榜嚴禁之既捕獲都察院請治以左道
惑衆之罪
上曰普善輩左道惑衆有壞風俗即宜禁止但愚民無知
姑從輕處治悉杖而遣之

斥異端

○弘治元年正月乙丑都察院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嶽
鎮濟瀆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鄧常恩所造

石函周遭有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及金銀錢寶石五
穀似為魘鎮之術者又有
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所撰皆刻之石本
廟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傷則致祭嶽鎮海瀆之
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分遣朝廷以往未聞用外官撰文
内臣往祭之況石函魘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巳正憲
典其石函石碑尚存於寧以妖術惑人自言得聚寶盆
于桃花洞知州程觀信之事聞俱坐斬既遇赦寧發戍
邊遠都察院以天下妄言惑衆如寧者尚多請出榜禁
約故有是命
弘治十七年二月戊申時有旨朝陽門外建延壽塔命



内閣撰勅令太監李榮李興督其事内閣大學士劉健
等言臣等仰惟
陛下聖明不意有此舉措聞命驚惶夜不能寐竊念佛老
鬼神之事無益於世有損於民臣等巳嘗累陳不敢多
瀆今舉其明且切者言之前代人主信佛者無如梁武
帝而餓死臺城宗社傾覆信道者無如宋徽宗而身被
拘囚斃于虜地本欲求福反以致禍史冊所載非臣等
所敢妄言在
祖宗朝僧道有定員寺觀有定額不過姑存其教未嘗妨
政害民所以治天下者惟堯舜周孔之道而巳今寺觀
相望僧道成羣齋醮不時賞賚無筭竭天下之財疲天

下之力勢窮理極無以復加夫以
天縱聖明洞見物理乃空府藏而不惜竭民膏而不恤者
蓋為其能祈福消災庇民護國也近年以來災異迭見
南畿浙江湖廣陝西諸處大旱人民失所江西各處盜
賊縱橫廣西土官侵占地方四川番夷擾害邊境達賊
在套復圖寇掠禍患之多難以枚舉不知其所祈者何
福所消者何災護國庇民
先帝聖德恐不能無損乞令所在有司毀之凡函中所貯
者各令進繳以滅其跡抑以杜將來之漸從之
○十一月甲申妖僧繼曉伏誅曉湖廣江夏縣人姓黃氏
成化中以星命之術因太監梁芳以進大見親幸賞賚



甚厚賜太監蔡忠第以居後移居都督馬俊宅請賜額
于門曰輔教寺屢進邪說有人所不得聞音陞國師因
以創寺請遂許購民居百餘家以成之所居前後多寘
婦女羣小多附之求進及回湖廣以黃帕裹其一臂謂
嘗經
御手所執也至是刑部擬曉罪死妻子流二千里以嘗經
赦請發為民大理寺審允有旨令科道官看詳都給事
中陳璚監察御史魏璋等交奏曉罪大惡極刑部所擬
不當併請正芳引進邪人之罪
上命斬曉于市妻子為奴財産入官芳既充軍貼貸死命
南京守備官重杖之八十仍充役刑部大理寺令自陳

狀於是尚喬新等請罪詔堂上官俸一月該司屬官兩
月
○弘治六年十月辛未先是詔取番僧領占竹等禮部及
科道交章劾之不聽工科給事中紫昇復極論其蠹政
惑世之害乞正其罪以雪衆憤旣而科道等官論列不
已
上曰領占竹妄誕欺罔夤緣來京其罷行取之命
○弘治十二年二月戊申嚴左道惑衆之禁先是觧州吏
李其功何在今日着造為延壽之名上惑
聖聽而
陛下信其游說輒與施行嘗聞堯舜之壽皆過百歲當時



未有僧道未有塔寺不知誰與延之
陛下德合天道政協民心則和氣致祥
聖子神孫自可享萬萬歲無疆之壽何假於僧道塔寺之
力哉若建塔造寺果可以祈國家之福延
君上之壽則臣等雖家出資財身就工役亦且為之何暇
與之校論是非稱量利害但決知其無是理爾
祖宗朝間有塔寺之舉但當時官有餘財民有餘力雖終
無益亦未大損今內庫急缺段疋太倉銀數漸少光禄
寺行價累年賒欠各邊糧草所在空虛災傷地方餓死
盈途逃亡相繼賑濟官員束手無措尤為窘急而塔寺
之費動以數萬若省修建之財為賑濟之用即可以活

數百萬生靈之命豈非祈福延壽一大功德哉且民之
病遠在天下
陛下恐不得而聞軍之病近在目前乃
陛下所親見今班操官軍歲少一歲正以各項工役累力
陪錢寧犯官刑而逃性命朝廷屈法容恕差官催督尚
未肯來若又聞此大役則今歲春班到者益少堂堂京
營無人操備設有不測
陛下誰與守哉臣等每思弊政之來不能力救慙懼交并
今事關撰述若苟為承順以上累
聖聰下妨治化則臣等身自壞之誤國之罪雖萬死不足
贖矣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特收成命將前項塔寺即為停止其勅書
免令臣等擬撰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時府部大臣及科道等官亦交章請
罷其役
上曰卿等言是其即停止之

大明孝宗敬皇帝寶訓卷之二終

大明孝宗敬皇帝寶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渭昌

## 仁政

○弘治三年五月丙寅山西潞州衛并沁州守禦千户所屯田被水災不及三分例不免粮
上以其民飢困方發倉賑濟不可復徵特免之

九月丙辰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徐懷奏順天府先年賑濟粮銀例當追徵還官但今年雖頗收而民猶不足

若一縣追徵必有逼勒之苦乞令衣食稍給之家徵十之五其次徵三之一極貧者暫為停徵庶小民可以蘇息

上曰賑濟所以捄民民尚不給又復追徵是重困之其即如擬行務使貧民稍得寬恤以俟來年再議

○弘治六年十一月庚申順天府府尹黃傑言畿內地方水旱相因貧民流移來京城者以萬計晝丐夜露多轉溝壑乞收入養濟院全活必衆實發政施仁之首事也戶部議以在京養濟院狹小豈能容此例應給粮遣還但隆寒之時恐在道失所宜命順天府籍其名于官大者人給粮三斗小者半之俟春煖仍送回俾所在官司賑濟從之

○弘治十二年七月戊寅故事軍官卒無嗣者其母給俸五石毋亡妻存給米二石金吾左衛千戶舍人王宗未襲卒予璽優給亦卒宗妻李氏乞給米兵部議宗及璽俱未襲官於宗不得稱故官妻於璽不得稱故官毋但守節年久又係優給舍人之母請月給米一石終其身從之

○九月壬戌應天府上元縣老人周斌奏京城中人之家凡有死亡多無葬地不免火焚其骸寡貧難者遂至委棄溝壑道路穢氣上干致生災變切恐天下皆有此患乞行各處有司買地官為封記扁曰義塚如有無地無

依之人亡者令所在鄰保相助置為衣棺葬於其內庶
鰥寡貧難者不至死無所歸工部覆奏謂先是監察御
史王相言京城之外原有漏澤園被人占種乞差官築
立牆垣明揭門額該管衙門各委吏役人等看守本部
已奉旨查理欲行南京工部并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
縣舊有漏澤園者重增修飾無者即於本處城外選擇
空地創造或名漏澤園或名義塚葬埋無地無依之人
使死有所歸庶免致傷和氣
上曰小民貧難孤鰥死無所歸朕甚憫念所議是其亟行
天下各該衙門一體舉行不許虛應故事
○弘治十五年四月壬寅朔命順天府賑恤都城內外民
之孤寡殘疾及貧難無依者從戶部奏也
○七月辛卯命延綏鎮巡等官於沿邊各衛設立養濟院
漏澤園各一所從工部左侍郎李鐩請也
○弘治十六年十月乙未戶部言湖廣山東蘇松等處災
傷不減於浙江淮揚等處乞勑各巡撫巡按官各令所
屬將預備倉粮并在庫官錢及贓罰紙價塩引等項銀
兩自今冬至來年麥熟止按月驗口給賑仍停止遠年
逋欠不急物料以蘇民困
上從之命即勑各巡撫巡按官用心賑恤無致失所
○弘治十八年五月丁亥先是
上以久旱憂切於心欲降勑諭須寬恤十五事一內外重

因情可矜疑者令問刑衙門奏讞一內外緝獲強盜妖言姦細多有貪功罔利及戳翻之徒誣陷重罪令問刑衙門從公研審如有冤枉即與辯理一監追贓物囚犯有年久家產盡絕若查奏發落一做工未滿囚犯例該發遣者俱免做工一京營官軍俱免做工不急工程悉皆停止外衛上班違限官軍五月內到者俱免罰班問罪一逃亡匠役俱許自首免罪弘治十七年以前灾傷地方失班人匠俱免罰工一京邊騎操及各處孳牧寄養馬疋倒失虧欠買補追陪未完者量為寬免一各處税粮并額辦坐派物料弘治十六年以前小民拖欠者量為寬免一各衙門科派物件具奏減免一各處觧納錢粮內外管事人員需索使用以致上納不敷重復徵觧令該部申明禁治一近來冗食數多該部查議裁減一各處欽賞莊田有自收子粒管莊人等分外需索逼民逃竄今後令有司徵收送用一南京運送馬槽馬樁等物勞擾軍民悉皆停止令在京造用一各王府及鎮守等官貢獻方物勞擾道路除舊例外悉皆停止一各處盗賊有因飢寒失業嘯聚為非者所司出榜曉諭許其自首免罪一內外府州縣養濟院令戶部及巡撫巡按官申明舊例乞食貧民嚴督所司收養巳令內閣視草會

上不豫不果頒

今上追念
先帝遺志乃載入登極詔及恭上
两宮尊號詔内行之

恤民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辰内閣大學士劉吉等言邇者玄象示戒妖星出於天津考之載籍妖星見為兵為飢為水旱死亡之徵今天下連年風雨不調南直隸河南山西陜西旱北直隸蝗蟲四川湖廣皆薄收倘明年再似今年閭閻無豊稔之樂盗賊萌竊發之機中原有事河道阻塞京城百萬生靈必致驚惶禍亂之作亦不難也惟望
皇上深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今日守成之不易兢兢業業常如即位之初奢侈用度一切减省游觀玩樂一切不行左右讒言一切勿聽異端經教一切勿作惟留心經史講求治道以古二帝三王自期庶幾人心懽悅
天意可回臣等又思近來工役繁興軍民困苦如沙河橋自成化十四年被水衝壞止用木橋往來亦便何必動衆改造見今天氣極寒軍士不得休息又如江西磁器内府所收計亦足用今又無故差内官燒造未免擾人南海子牆垣自有海户可以修築今勞動軍士將及經年未見畢工其他差官勘事等項尤為繁瑣不能悉言

乞將沙河橋南海子做工軍士盡放休息燒造磁器內
官停止不差是亦弭災修省之一端也
上曰災變疊見朕深憂懼思圖消復惟在恤民今卿等言
天寒軍士久勞工役及燒造內官騷擾地方誠宜停止
其令金山口沙河橋南海子及王府做工官軍人等俱
與休息江西燒造磁器內官不必差庶副朕畏天恤民
之意
○弘治四年八月庚戌工部尚書賈俊言蘇松浙江近被
水患民不聊生而頃者織造段之令至於再三其數不
下數萬以瘡痍未起之民加煩重不堪之役誠可憫惜
乞暫令停免

上曰諸府既有水災今次所派段疋羅紗姑令停織俟明
年秋熟後陸續織造供用
○弘治八年正月癸丑初永樂間因征北虜獲羊萬餘令
順天府所屬州縣分牧歲辦羊毛價銀九百六十餘兩
輸司設監供用謂之長生羊毛弘治間府尹黃傑言歲
久羊已無存牧養人戶坐是亦多逃絕其價皆見存戶
賠納民甚苦之已得旨除豁不復追徵至是司設監復
以前令為言事下所司看詳工部具前旨以請
上曰羊亡毛存是無名之徵也況已有前旨其悉除之
○弘治九年六月庚寅浙江山陰蕭山二縣同日大雨山
崩水湧漂廬舍二千餘間死者三百餘人事聞

上命量免被灾人户徭役其渰没人口者給米二石漂損廬舍者二石

○弘治十年九月乙巳時山東濟兖青登萊五府水灾青濟二府蟲灾蓬萊黄二縣瘟疫命所司賑卹之溺死人口之家給米二石漂流房屋頭畜之家一石瘟死之家量給之其死亡盡絶及貧不能葬者給以掩埋之費

○弘治十二年八月乙卯工部覆奏監察御史張綸所言乞將畿内坐派物料量派各處及罷不急工作夫畿内之民固當愛惜但在外州縣出辦亦不為少已派者再難更改待後凡有派辦另為斟酌處置況工作不息派辦不止内府各該衙門年例成造雖有常規而数目漸加近年愈甚雖本部多方經畫終是不敷乞行内外衙門凡有得已工程不許奏請興造及年例合用木植顔料大要以分数為率畿内府分比之在外量為從輕庶畿民得遂安養之業

上曰畿内重地百姓尤宜優恤凡百物料准如議從輕坐派

○弘治十三年二月壬寅有盗八十餘人剽刼襄陽安陸等府州民不寧居兵部以聞

上曰逆賊嘯聚流刼赤子何辜宜令所司盡心督捕期於必獲不可視常玩愒違者以失機罪罪之

○弘治十四年閏七月戊戌南北直隸山西山東河南等

處以水災告戶部請令所司各舉行荒政以恤民患
上曰各處既災傷重大人民艱苦其速勑巡撫巡按官用
心賑恤毋致失所
○十一月癸巳吏部尚書馬文升言直隸山東河南等處
災請行恤典并簡命臣僚以便宜賑濟因嚴捕盜賊停
止科差以蘇民困以固邦本
上曰地方災傷人民艱窘誠如卿所言該部即推能幹堂
上官二員會同各該巡撫等官用心賑恤毋致失所其
餘災傷地方奏內開具未盡者仍通查以聞戶部覆奏
謂刑部左侍郎何鑑大理寺右寺丞吳一貫可分任其
文鳳陽等府山西等處亦報災傷乃文升奏所未及

者并請量行恤典
上從之命鑑一貫各奉勑以行其餘有災處行令各巡撫
等官加意設法賑恤毋得虛應故事
○弘治十六年四月癸丑禮部以遼東火災之異請加脩
省
上曰遼東災異非常即勑鎮巡等官痛加脩省利弊可興
革者具實以聞被火之家盡心賑恤毋致失所
○弘治十七年正月癸亥江西南昌新淦二縣火焚南昌
軍民居一百五十五家新淦焚公署四所軍民居一千
餘家鎮巡等官以聞
上曰江西災異非常鎮巡等官其痛加脩省撫安軍民以

請地方
○弘治十八年四月戊寅戶部奉旨會吏部推處置流民官仍謂侍郎何鑑可用并議上合行事宜謂流民安土重遷若一槩發遣人情不堪宜令移文原籍查各軍匠見有人應當而戶丁不缺者仍許寓彼而以軍匠為籍依例幇貼倘原籍丁盡無人應役者即將附籍應之人頂補若軍係遠方及烟瘴衛分以水土不服為辭者編發附近衛所
上從之命鑑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行賜之勅曰湖廣荊襄鄖陽德安黄州及河南南陽開封河南汝寧陝西漢中西安商洛等府州縣地土空曠各處逃亡流移脫漏埋沒等項人民多往彼處潜住先年因無名籍管束致生事端嘗專差官處置安集方得寧妥經今年久陸續流移潜住比昔尤多惟恐又成將來之患今特命爾前去會同各該撫治巡撫都御史督同撫民守巡等官查照先年都御史原傑等節次奏准及今戶部議准事理從長計處設法清查先出榜曉諭令未經附籍情願還鄉及係軍匠等役在逃者發回復業着伍着役若住成家業不願還鄉及雖係軍匠等籍自願仍當祖遺戶役不失者俱給與戶由編入里甲量寛戶役以示優恤仍行移原籍官司查考貫址的實若不肯附籍又不還鄉仍前躲避潜住者照例編發充軍先年附籍人戶或

有朋比影射者一體清查改正其地里廣遠去處或添設官司管束或該增置里社及一應可興可革事宜勅内該載未盡者悉聽爾便宜處置專設撫民叅議副使等官有闒茸不勝任者具奏罷黜或起送別用并其餘司府州縣官員俱聽選擇差委若有推姦避事欺公玩法及廵捕等項人員乘機挾詐驚擾地方勢豪頑猾之徒隱蔽流民阻撓公法者俱從究治應奏請者指實叅奏爾受茲重托務在計慮周密處置得宜使民有定居籍無漏報毋或循常襲故徒具虛文有孤委任故勅

恤軍士

○弘治七年十二月己卯勅甘肅鎮廵等官賑恤甘涼等處邊軍之被寇掠者勅曰甘州地方孤懸河外四鄰胡虜屏蔽關中捍禦西域非他鎮比所在衛所軍士止靠孳牧度日近聞虜酋小王子人馬潛住賀蘭山後節入甘涼永昌莊浪等處搶掠去歳六七月間搶去頭畜十萬之上今歳九月前後又二次入境搶掠頭畜約十萬有餘人口不知其數其全家擄去者官軍陣亡者亦多以此軍士之家十分艱難不能存生必須賑恤安養方保無虞勅至爾等即從公計議行令彼處分廵收粮布按二司官員将被賊搶掠之家盡數查出逐一研審中間若係十分艱難者支給官庫錢粮量加賑濟果有無牛具種子者亦量給與務令得所毋致逃移處置畢日

通將賑濟過貧軍姓名并用過錢粮等項數目造冊奏
繳以憑查考爾等其欽承之故勅

○弘治十年二月癸酉初戶部主事鄧明奏天津等八衛
官軍歲採秋青草殊為未便命給事中甯舉同戶部委
官查勘具奏大意謂採草官軍歲費行粮八千石而其
家又自有餘丁津貼之費所採草歲止百四十萬束且
多鹻地惡草馬不堪食鬻之三十束止得銀六七分徒
費無益宜自今歲始令官軍各回原衛直以草場地二
千八百八十餘頃給民耕種畝徵租銀三分歲以十月
解部俟官軍該關草時每束給銀伍釐令買草飼馬戶
部覆奏謂其言可行且請令今所給民地如遇水旱照
本處民田灾減免而通州崇教鳴玉花園草場地亦令
委官丈量撥付居民佃種畝徵銀四分以充草價其原
設官攢人等盡行裁革得旨興濟等縣草場既獲草不
多徒費人力若令民佃種收租以為飼馬之助則軍既
得休民亦得養而飼馬亦得實惠是一舉而三得矣并
所擬通州一帶草場事宜俱准行

○弘治十二年十月丙寅兵部尚書馬文升等奏近年興
作太繁軍士疲於工役凋敝日甚而南京武職寬衣大
袖清談恣肆武備日弛請禁止之
上曰軍士疲憊武備廢弛誠如卿等所言此後團營官軍
再不許奏撥上工各營提督并南京守備等官務加撫

恤操練毋得因循怠忽

○弘治十三年三月丁巳巡撫宣府都御史雍泰奏邊軍貧不能娶者多亦有既娶而典賣者乞命所司給與貲財令聘娶收贖户部覆奏宜行所司覈實奏報給與聘財典賣者官為收贖從之

○弘治十四年四月辛亥遼東鎮夷堡火官軍人等死者七百二十人傷者四十七人粮料草束器械燔燬無餘守臣以聞兵部請修德政以弭災異并勅各守臣盡撫綏防禦之道

上曰各邊災變非常其勅鎮巡等官痛加修省撫恤軍民整飭邊備毋視常怠玩

○弘治十五年七月丁酉河南宣武等衛京操官軍以本地災傷乞如例放回兵部言其災不甚重不宜放免

上曰京操軍甚艱苦各營提督官務為存恤仍嚴禁把總號頭官毋得私役違者重罪之

○弘治十六年六月己酉兵部請優恤直隸及河南山東各衛所官軍

上曰京操官軍實為艱苦兵部即通行内外該管官司嚴禁役占寛恤家口務使得沾實惠毋虛應故事

○弘治十八年三月辛亥河南陳州衛軍士奏訴不支月粮已踰二年

上曰衛所軍士艱窘特甚所資者惟此月粮何為二年之

上不得支領其令巡撫官查究以聞

○己酉兵部奉旨議上處置軍伍事宜謂律例窩藏逃軍者充軍今未聞有充發之人鄰里不首者問罪今未見行連坐之法以故清解雖多不獲實用及到營衛其獘尤多且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遞減俸級而今逃亡之軍何止於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該管官遞降一級而今降級之例惟行於屬職輦轂之下且如此况四方乎今欲清查天下之軍伍必須推究利獘之源流

上曰軍伍逃亡數多實由統領人員掊尅凌轢及有司鄰里人等容隱埋沒獘病多端所致兵部即備查減俸級充軍等項律例申明禁約其清軍官有虛應故事者每年終仍從公核實以聞

## 重農

○弘治元年二月癸卯户部尚書李敏言天下之勞苦者莫如農夫今

皇上躬耕耤田若不親見其事則稼穡之艱難何由而知乞勅禮部於耕耤儀注内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或賜食賜布以慰其勞尤見重農之意

上曰朕正欲觀農夫艱苦其終畝廢人只常服從事仍人賜布一疋

## 荒政

○弘治三年二月甲午戶部以水旱災請免直隸淮安府弘治二年分秋粮米九萬六千七百餘石草二十六萬七千三百四十餘包揚州府米豆共四萬八千五百四十餘石草八萬七千四百八十餘包鳳陽府米七萬四千九百三十餘石草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餘包湖廣鄖陽府夏稅麥三千二百八十餘石襄陽府麥二萬二千七百七十餘石荊州府麥七千八百五十石鄖陽及襄陽二衛麥共三千六百六十二石河南南陽府麥四萬三千一百二十餘石絲二萬五千三百五十餘兩南陽衛所屬三千戶所并守禦鄧州唐縣二千戶所麥八千六百一十餘石

上曰國賦固有定法然歲有豐凶凶歲義當損上益下若必欲一槩取盈倉廪則實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擬甚當朕意悉從之仍諭有司使貧民各沾實惠

○弘治四年正月乙未巡撫遼東都御史徐貫言遼東去歲被災開原尤甚今春夏之交愈加艱窘請運瀋陽衛預備倉粮五千石遼陽定陽左等衛預備倉粮二萬石輸之開原以備賑濟鐵嶺汎河懿路等處亦發倉賑之仍請減價糴遼陽海州等處預備倉粮三萬石以紓目前之急俟歲稔糴補

上命如議行之

○弘治五年七月戊戌戶部言舊例凡災三分以下者稅

粮不免三分以上逋欠之比順天府所属州縣以旱歳
覈實数告聞有不當免者但京畿民困尤宜加恤今年
夏稅請照数悉與蠲免從之
○弘治十六年九月丁丑南京守備太監傅容等奏應天
及鳳廬二府并滁和二州大旱災重民窮盜發欲将南
京户部所收水兑餘米差官給賑户部議請如奏
上命選部属及府州縣正佐有風力者領其事務令飢窮
軍民均沾實恵毋縱下人夤緣作弊虚費銭粮
○弘治十七年二月丙午巡撫直隷都御史張縉以地方
災傷請以淮揚廬鳳四府并徐州弘治十七年兑軍粮
米十五萬五千石折收銀両存留本處以備賑濟俟三

年後補還
上曰既地方災重飢民死亡数多兑運粮米准如数存留
此後亦不必補還
水利
○弘治二年五月庚申河南守臣奏河決開封黄沙岡蘇
村野塲至洛東堤蓮池高門岡王馬頭紅船灣六處又
決埽頭五處入沁河所經郡縣多被害而汴梁尤甚
上曰黄河衝決民居蕩析朕深懸念其即行巡撫官督所
司役五萬人脩築務使河復故道不為民害以副朝廷
捄災恤患之意
○九月庚辰改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昻為户部左侍郎修

治河道賜之勑曰近聞河南黄河泛溢自金龍等口分為二股流經北直隸山東地方入于張秋運河所過閘座閘有淤没堤岸多被衝塌若不趂時預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潰决旁出有妨漕運所係非輕今以爾曾監督工程績效著聞特改前職馳驛會同山東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同三處分巡分守并知府等官自上源决口至于運河一帶經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從長計議修築疏濬應改圖者從便改圖各照地方量起軍民人夫趂時興工務要隨在有益各為經久不可虛應故事仍須禁約所司毋得指此妄加科派騷擾地方凡用工軍夫皆須撫恤周備毋令下人逼迫剋害違者輕則聽爾量加懲治重則送各該按察司及問刑衙門問理爾為朝廷重臣受兹委託尤須晝夜用心躬親勤勞博采衆長相機行事務使軍民不擾工程易集斯為爾能事完之日爾即回京仍將修過緣由并用過工料數目造冊奏繳以憑查考故勑

○弘治九年四月庚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鄧璋言高郵湖為運河喉襟之地而自杭家閘迄於張家鎮凡三十餘里其堤面故輙為風濤所嚙屢修輙壞勞費無筭宜易以石庶幾可久而新修康濟河西岸亦須預為甃築以免衝決之虞河之北閘仍宜北遷五里庶使舟行可盡避湖面之險事下工部請如所擬以淮揚廬鳳等府

贖罪米價并兩淮運司餘塩價銀萬八千两為買石之費工匠日食則移文儀淮批驗塩引所并淮揚鈔関勸借商船米給之事畢即止

上從之仍諭令甃築期於堅固經久不得虚費物力

塩法

○弘治元年七月己丑命户部左侍郎李嗣工部右侍郎彭韶俱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清理塩法嗣两淮韶两浙俱賜之勅曰近聞運司塩課递年虧欠客商往往不肯報中原其所以皆因始則買窩中納多費資本及到支塩之處又被官賣長蘆夾帶及官豪勢要有力之家挨撑一時無塩支給守候年久只得借債買塩抵充官課照引發賣盤費又加數倍此客商受虧之弊也其塩課虧欠亦由各塲竈丁多缺有司不即僉補山塲草蕩多被豪勢占據倉廒鍋盤年久損壞不能修治竈丁艱窘無所賑恤而又總催人等倚恃豪滑客商到塲勒要財物不然任其自買全不為理竈丁所煎塩課又強收私家潛賣與人或答應勢要比較之際不過虚出通関申繳上司此塩課不完之弊也由是官塩不足私塩盛行加之運司姑息逢迎御史因循不理塩法既壞邊儲欲充難矣今特命爾督同巡塩御史并運司官親歷各塲查盤清理禁革姦弊除官賣長蘆夾帯已有詔條禁止外其餘但有官豪勢要頂名報中囑託有

司多買私塩裝載大包強掣攙賣等弊悉照近日奏行事理逐一查出人拏問罪塩沒入官不許容情縱放虧欠塩課務將總催人等責限杖併追完總催中間有積年豪滑不懼法度凌虐竈丁侵欺塩課者正身連當房家屬牢固觧京問發充軍家下房產并直錢物件悉准折易塩補課竈丁有缺督令有司僉補山塲草蕩踏勘不許占據倉廒鍋盤損壞措置物料修理竈丁艱窘設法賑濟客商應給塩者即便給與不許所司刁蹬各該行塩地方有別省塩越界來賣及塩徒興販私塩者行令所在官司嚴加緝捕一應割剩并還官塩斤悉作正課挨次給與守支客商每年所收塩課務查見實數完足毋令似前虛出通關申繳此外有該載不盡之事聽爾便宜處置軍民職官有犯并運司各塲官吏人等有貪婪作弊者除三品奏請其餘就便拏問如律運司塲官果有廉能守法公道行事者亦量加奬勸爾為朝廷大臣受茲委託必須盡心竭力使塩法興舉姦弊革除商賈疏通邊儲給足斯為稱任如或纖毫怠慢公道不廢事竊名隳責亦難辭爾其欽承之故諭

○弘治十六年九月癸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璟上塩法事宜一謂各邊開中塩引有多出課額之外商人無從關支者例令親自具奏改與見年有塩之數仍令每引增銀一錢五分於人情不便宜令運司將各年塩課

查報在部今後止將實在之數開中先致額外透派其見今應透派者聽運司攺與勿令增價親奏一謂舊例商人中塩至場未支而死者許妻子具奏行原籍及運司覈實方得代支餘人不許而山陝遼東路遠者待報又難今宜不拘故商妻子但係父母祖孫同居兄弟俱准代支仍免其具奏止於巡塩御史告行運司覈實支給通行各處巡塩御史如例行之一謂先是漕運衙門議擬漕運官軍回船每人許帶食塩不及五十斤者勿罪遂致私販公行塩法阻壞今宜罷前例運軍食塩止許旋買旋用一謂各場收塩課官吏總催秤和泥土者請問發附近衛所充軍分管官不辨驗者連坐一謂舊例南京諸司食塩分派儀真淮安二批驗所儀真者便而淮安者遠隔數湖獨為艱險今後乞將淮安批驗所塩令綱甲船戶裝至儀真總貯以待諸司支領戶部覆奏從之

兵政

○弘治元年六月戊辰命都察院左都御史馬文升提督團營操練先是鴻臚寺右少卿李燧奏京營操練舊以文武大臣協同提督頃年以來止用武職總兵而文臣不與乞與文職大臣內簡命一員往任其事或遇有警即同征剿則文武相資而戎務有備矣事下廷議列銜以請

上命文升蒞其事賜之勅曰朕惟國家費粮賞以養軍士無非為衛國安民之計先因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官軍有名無實占役数多曾命内外官員會同清理揀選精壯官軍十二萬分為十二營操練每營用内外官各一員坐營管操既又重加揀選補換茲命爾同太監傅恭李良太傅兼太子太師保國公朱永太保兼太子太傅襄城侯李瑾通行提督務令各營官軍時常操練馬匹如法餵養器械必須整齊武藝必須精熟使人人可以臨陣應敵折衝禦侮不至如往時虛應故事乃為盡職然欲得其勇力在養其鋭氣爾等尤須加意撫恤不許該管官員科擾占役其坐營管操内外官并把總以



下官敢有不遵號令者聽爾等叅奏挐問如役占軍士五名以下者降一級五名以上者降二級馬匹私借騎用及撥與騎坐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五匹以上降二級俱仍發邊遠立功提督官若容情故縱或被人舉發或朝廷緝訪得出一體治罪軍士缺伍聽於三大營選撥其三大營太監總兵官仍自照舊操練所留官軍以壯威武每月兩次赴十二營與爾等會操試驗遇有調發公同計議不得自分彼此爾等受朝廷簡命宜竭忠盡誠持廉秉公以強兵衛民安夏攘夷為己任毋因循以度日毋姑息以循情毋舉措乖方以貫怨惟兵強馬壯武備脩舉斯爾等之能不然惟爾弗任其欽承朕命毋

急故諭

〇弘治三年六月己丑虜營大同境外將入寇又言入貢守臣以聞

上命新寧伯譚祐選軍馬萬二千練習以待馬步軍各賜賚有差既而虜知有備遁去守臣因言本鎮有急舊常調延綏遊兵策應然待奏而後行恐緩不及事請預勑延綏守臣自今如遇虜勢緊急先發後聞

上曰延綏大同接境宜互相應援今後果值虜勢緊急准先調發然後奏聞所司其預勑延綏守臣知之

〇弘治十三年六月乙未

上諭兵部臣曰京營軍士缺伍数多爾等累奏查選尚未舉行其討處以聞兵部尚書馬文升等奏謂臣等竊惟京營軍馬拱護宸極張皇國威內防姦宄外服四夷兵政之大莫切於此歷年既久不能無弊團營軍士一十二萬逃亡事故者固多而各營未補者亦衆本部嘗以秋班未選累疏上陳值工作迭興各供差役未遂施行茲者北虜寇邊上厪

聖慮特降綸音即今已命本部右侍郎楊謐并科道官通行查選三大營軍士以備領馬以實營伍俟點選畢通行取送團營以補原少之數仍俟秋班官軍到日奏請內外官員再行查選

上曰待秋班官軍到日仍會官查選務使營伍充足毋虛

應故事

○弘治十五年五月己亥大同守臣奏虜擁衆在邊諸將所調宣府延綏遊擊兵存留策應宣府守臣亦奏本鎮有警欲將調去大同官軍掣回戰守而延綏守臣又奏本鎮人馬不敷要將前調去大同寧夏遊奇等兵各准一半放回兵部覆奏謂各邊賊情緩急難以遥度請各行大同宣府延綏寧夏鎮巡等官審時度勢設策周防前項官軍可掣則掣可調則調勿懷嫉妬致悞邊計

上是之命各邊鎮巡官遇有別鎮徵調即督發應援不許託故占悋致誤事機

○十二月壬寅先是巡撫寧夏都御史王珣請發陝西軍民五萬於花馬池增修營堡調腹裏一衛官軍防守別

命監察御史一人巡視都御史史琳亦請於常州增設一衛發慶陽等衛官軍及新募之兵一萬人使常駐其地户部員外郎徐鍵時督粮寧夏亦請於花馬池興武營之中設一營移兵住守仍增設兵備副使一員或移環慶兵備副使往鎮之事皆下總制尚書秦紘勘報至是紘奏前地止可脩堡以便駐劄增墩以備瞭望調兵設官皆不可且近於花馬池之西墾田一萬頃募人屯種以漸徵之每一頃可得粟五石使之且耕且守依堅城以為家將使食足而兵強矣兵部請如紘議

上從之仍命紘如近日勅旨用心計處及時脩築免貽後

患不許虛應故事

○弘治十七年七月壬辰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出大同鎮巡官本言虜賊掘墩殺軍延綏遊奇兵累調未至乞為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我邊墩臺賊乃敢空掘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彼殺者苦何可言朕當與做主京營已選聽征二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啟行健等對曰

皇上重念赤子一言誠

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

上屢申前諭健對曰大同亦不曾請兵

上指其奏曰臣等拘於新例不敢上請天兵東陽對曰用兵事須令兵部議處

上曰兵部既有新例亦不敢擅自開例請兵須是朝廷行之耳遷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常

上猶未釋東陽曰近日北虜與朶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地方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

上曰此說固是今亦未敢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皆對曰

聖慮甚當退乃擬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以聞
上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
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動與内閣議同師乃不出

馬政

①弘治二年八月辛卯太僕寺卿王霽言馬政十事一國初設行太僕寺及苑馬寺於邊方當時每寺馬不下二三萬匹未嘗仰給京師自正統後馬政日弛邊方用馬不仰給於京師必買括於民間令太僕所儲馬價有限邊方仰給無窮謂宜行陜西遼東山西各巡撫官嚴督苑馬寺行太僕寺如意牧養以復舊制仍設法收買種



馬以圖蕃息庶各邊有馬而京儲不致妄費一金吾左等七十四衛所舊制牧馬皆有草場地土當時各衛馬以萬計凡有征操多取給焉近年馬政大壞所存十無二三宜行分管寺丞等官隨衛所大小給與數群蕃同舊馬如法牧養若衛所不聽約束叅奏住俸年終照例決罰庶官軍知警而舊政可復一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寄養備用馬匹其人户丁多者或得空閑力乏者強令牧養所以驃壯馬匹漸致瘦損物故宜令分管寺丞等官審定上中下户上户或養馬三四匹中户次之下户或二户共養一匹貧難者優免給俵之際仍視縣之大小為差庶人心悅服而每年一審法令可久一各

處孳牧新收者少物故者多上下相蒙彼此姑息亦坐
分管寺丞權輕故耳謂宜稍加優借各州縣掌印并管
馬官貪墨廢事者許年終奏請住俸仍具賢否揭帖報
吏部他日擬以黜陟其寺丞中間才行超卓者但過二
考一體旌擢庶委任重而人知所警勸一順天所屬皆
有備用孳牧之馬請選留其良者以備征操汰其老病
漂沙者别用仍三年一選庶馬得實用民免陪償之苦
一國初令馬甲養馬餘户助以芻豆後各家輪養致用
心不專馬多物故宜命所司擇殷實之家為馬甲餘户
以芻豆助之如馬瘦損專責之馬甲其倒死者馬甲償
其七餘户償其三庶責任專而人知懼一各府州縣凡



使客經過輒令民以官馬迎送馬斃則責民陪償深為
可憫宜行所司嚴加禁約有借用者提問叅奏庶上下
知所愛惜而馬無虧耗一法司贓罰官馬其良馬多為
權豪減價買去老病者乃寄養于民至倒死亦要追陪
請今後止許賣其老弱瘦損者價送内府供用庶不累
及貧民一南北直隷陝西遼東等處俱有牧馬草場嵗
月漸遠多為豪右侵占請兩京各委科道官陝西等處
各行巡按御史閲實原額四至樹封墩植榆柳立界至
以專牧放如侵占之家已成水陸田地卒難更改者令
照例起租遇有倒死量支津貼一孳牧馬疋貴乎適均
各府所屬州縣有馬多而人户少者勞逸不均宜行分

管寺丞候來年同各屬正官并管馬官酌量以馬多地
方派與馬少地方領養下兵部覆奏從之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庚子戸兵二部覆議監察御史王
紹所奏禁商茶以通番馬事謂洪武永樂間茶馬之法
三年一次官運保寧府等處茶於西寧等茶馬司易馬
後此例不行仍取漢中等處民納茶及巡獲私茶用歳
遣行人等官巡視成化始專差監察御史當時易馬歳
以萬計加之寺監所牧足給邊用近年以來十不及一
蓋縁私茶之禁不行而召商報中之弊復有以啟之請
自今停開中之例嚴私販之禁仍以民間所納并巡獲
私茶與番馬及時互市陝西苑馬寺比年馬政廢弛尤
宜擇人整理庶幾馬漸蕃盛而邊方足用
上曰茶馬備邊重事所差御史務用心巡理足先年之数
此後勿再召商中茶其苑馬寺牧馬事宜兵部即議處
來奏
○丙辰兵部尚書劉大夏等奉旨議上在外寺監牧馬事
宜謂近年各卿佐貳鈌多用謫逐及有過累者府衛下
寮多易視之故各官自待亦輕政務因以廢弛宜稍更
其制今後各行太僕苑馬寺官鈌少卿則於布按二司
叅議僉事内推補卿則於叅政副使及本寺少卿内推
補如職務修舉則視太僕卿佐陞任其監苑廣官亦請
於北人素知牧馬者任之則官皆得人而政可舉矣

上從之命自後寺監官如有成效一體不次擢用

○辛丑陞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賜之勅曰陝西設立寺監衙門職專牧馬先年邊方所用馬匹全籍於此近來官不得人馬政廢弛殆盡今特命爾前去彼處督同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專理馬政爾須查照兵部奏准事理考究國初成法親歷各監苑督委都布按三司能幹官員踏看牧馬草塲果有侵占者即令退還查照養馬軍人果有逃亡者即令撥補見在種兒騍馬實在若干設法增添務足原額倒死虧折馬駒隨宜追補量為分豁布置已定責令該管官員用心牧養官軍騎操之數亦令該管官員如



法點視比較毋致倒失虧欠爾仍不時往交提調稽考各寺監等官有闒茸不職者爾即具奏黜罷或起送別用另選才能以充任使其有盡心職務功績昭著者具奏旌擢其西寧等處各茶馬司茶易番馬甚濟國用近來亦漸虧耗今併以付爾爾須一新舊規務令茶課充盈私販息絕番人樂歸官市番馬實充厩牧凡牧馬易馬事宜利有當興弊有當革勅内該載未盡者悉聽爾便宜區處事體重大者奏來定奪巡撫巡按等衙門不得干預爾職寺監官員惟爾所統不許各衙門凌轢都布按三司而下官員但事関馬政俱聽爾約束委用敢有故違侵撓及權豪勢要之人欺公玩法沮壞馬政應

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奏請者指實叅奏夫廢墜既久之後更新興舉責任實重且艱朝廷以爾才望素優志存體國特茲命爾須不憚勤勞悉心經理務俾馬匹蕃息邊方足用以復國初之盛以濟戎務之急尚有顯擢以旌爾能如或績效弗彰有孤委任責亦難逭爾惟欽哉故諭

○弘治十七年二月辛丑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奏陝西苑監多缺城堡官無寓所卒無營聚馬亦露牧原野遂至耗損今相度各監苑地勢其長樂廣寧等十四營舊無城堡宜創築開城黑水十八營城堡湮廢宜增修仍各於其內置廐以養馬連屋以聚卒建衙以寓官兵



部覆奏

上從之即令一清及時操督整理務期完固

脩省

○弘治元年四月壬戌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言

天壽山雷電風雹各

陵楼殿廚亭并各監廳屋瓦獸角擊碎甚多臣等以為災

不於他所而于

祖宗陵寢之地不於他時而於

茂陵工完之初伏望

陛下延訪名德講求治理詰致災之由究弭災之道仍勅

兩京文武群臣同加脩省

上曰天示災異朕當循省脩德爾文武群臣亦當奉法脩
職使政平人和寛抑得伸用回天意毋或怠玩自罹憲
典有負委任
○弘治三年十二月辛亥以彗星見勑諭文武群臣曰朕
嗣承
祖宗大統三年于兹雖夙夜孜孜勉圖化理而績效未著
心恒歉然兹者上天垂戒彗星見於天津朕甚憂之循
省咎徵莫測所自豈朕德凉薄行事乖違天特示異以
警之歟抑亦政多缺失軍民困苦朕與爾文武群臣交
脩之道未至而惠澤不下敷歟惟事関朕躬者朕已齋
沐告天省已脩德期消變異而爾等食朕之禄實同休



戚不可不痛加警省今各宜脩舉職業毋或因循懈惰
慎持節操毋或背公徇私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可以
興革張弛者爾文武大臣并科道官仍條奏来聞務在
切實可行於國有益庶幾上下協盡交脩之道而人心
欣慰天意可回矣其勉之慎之
○乙卯臘節以脩省免宴
○壬戌六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王恕等以星變奉詔言經
筵講學乞不間寒暑各寺觀齋醮西天廠誦經供應費
財害民元宵燈火筵宴及保聖等夫人歳祀乞各裁減
停止畜養獅子等獸飼以生羊有傷仁心甚為無益續
進番僧刋印番經既費民財又傷禮教乞放遣停止增

設松潘巡撫大臣京通倉監守内臣添差催儹叚匹部
屬織造内臣俱為民病乞取回京南海子等處脩造工
役光禄寺歲用柴炭採辦乞暫停止各處地方災傷外
衛京操軍士上班違限者乞宥其罪南北風土異宜逃
亡軍士該清觧原衛者乞互易編發順天等府寄養馬
歲二萬匹乞减其半仍量收馬價以紓民困京營騎操
馬乞照舊例歲止給草料兩月夏四月止給料一半畿
内皇莊并公侯等莊田乞每畝止令納細粮五升或粗
粮一斗各處倉厫耗粮虧欠乞量免追陪守支三年以
上者石追一升二年以下者石追升半法司問刑乞令
止依律例不許妄加參語羅織人罪所司緝訪妖言強



盜人命重情多有寃抑乞令法司各與辯理不許拘於
成案畏禍不辯枷號罪人或致死亡乞暫宥之止問應
得罪名塩法壅塞商人不至乞為疏通鎮守等官頭目
數多乞照例查革光禄寺軍厨千名錦衣衛近選看寶
幼丁五十名俱乞革退着役
上曰經筵講學朕當自勉供應品物今已裁减元宵燈火
筵宴即今罷之保聖夫人等祭祀太常寺查議来奏獅
子等獸止餧生肉不用活羊看守人役减半番僧除原
存留外餘查數聞奏各處添設内官及織造官員俱不
動軍厨并尚寶監幼丁問刑參語亦仍舊軍厨月粮各
减二年其餘如議行之

○弘治四年正月癸未以脩省免賜上元節宴
○辛卯以脩省免慶成宴賜分獻陪祀及該宴官胙
○弘治六年八月乙亥禮部尚書倪岳等言日者雷電交
作雨雹驟至大如彈丸小如栗棗平地壅積人皆驚駭
如此災異不於他所而於京畿之内不於他時而於秋
成之際春秋書大雨雹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
災書大言為災也況今年自春及秋亢旱為災蝗蟲大
作而河南山東并直隸大名等府俱各霪雨過時河流
潰溢田禾渰沒人民不免流移實在臣等不職所致然
竊念
上天仁愛所以儆告於
皇上者亦未必無意伏望仰荅天心益加寅畏深求致災
之由如恤民矣而或征求之未息寬刑矣而或枉抑之
未伸節財矣而或侈費之未除任賢矣而或倖門之未
杜
聖學勤矣而或未免於作輟言路闢矣而或未盡于聽納
或讒邪肆行或群小冗進凡此有違乎天意無一不可
以致災仍勅兩京文武群臣協力祗承痛加脩省庶天
意可回和氣協應
上曰卿等言是弭災之道朕當自行文武群臣各宜痛加
脩省勉圖職務用回天意毋視常怠玩
○弘治六年十二月庚辰

上以災異疊見命礼部諭各處鎮巡軍民有司等官痛加
脩省懲戒貪暴賑恤困窮防禦賊寇撫安軍民以弭災
變

○弘治十四年七月甲寅江西南城縣夜空中有火聞而
復合流光下墜長十丈餘隱隱有聲燬軍民廬舍三千
二百餘間倉廩穀三萬九千二百餘石男婦死者三十
三人守臣以聞

上曰江西火災異常其令鎮巡等官痛加脩省用心賑恤
勿視常怠玩

○弘治十四年八月戊申時直隷池州寧國安慶太平四
府大水蛟起渰死人畜漂流房屋衝没田畝巡撫等官
以聞且引咎自責禮部覆議謂畿輔之地災变若此非
獨撫按等官之責抑臣等實有罪焉乞通勑群臣痛加
修省興利革弊以紓民困尤望
陛下益盡敬天之實以弭災變

上曰畿輔重地災变非常朕心祗懼爾两京文武群臣其
同加修省勉盡職業以回天意勿忽

○弘治十七年五月戊申先是吏部奉詔陳革弊事宜内
請戒飭两京各衙門并在外撫按三司等衙門官員令
痛加脩省以消灾變有旨令再查議停當以聞吏部覆
奏謂
祖宗以來凡遇災異屢行戒飭之典伏乞循而行之

上曰在京及在外官員已嘗有旨戒飭矣爾等職總百僚有不職者具實奏聞毋徒事虛文

節財用

○弘治二年七月癸酉工部尚書賈俊等因災異言八事

一各王府郡王及郡縣主等建造府第例俱給價令宗室自蓋將有不勝其給者况各府自有祿米莊田請此後房價視原數止給其半

一各王府第舍儀仗非甚敝壞者請令自行修葺不許輕奏勞費財力

一內府各監局近來派辦物料較之常數有加至五六倍者請勅所司撙節減省

一近來營造頗多此後在京內外衙門凡倉庫城池橋梁道路損壞有必不得已者請量加修葺其墻垣廨舍當脩築者各衙門自行區畫

一本部舊設尹兒榜楊村南北攔河五廠歲辦蘆葦供用屬武功衛委官管理近來奸弊滋多請止令本部管閘主事代領

一天下軍衛歲造軍器請令巡按分巡分守官檢括果有貯積多餘處所自弘治三年為始停免二年其支過物料貯庫候後來成造之用

一各監局軍民匠多通同識字人等作弊妄開見役者作逃數往往行勾擾害請此後犯者均治以罪

一灾傷處所其住坐及輪班匠失班者自弘治二年七月為始請容令自首住坐者送原衙門收充輪班者免其罰役

上從其議仍令移文內外衙門務為撙節財費減省工役

以甦民困
○弘治三年六月己亥禮部覆奏戶科給事中鄭宗仁等所陳節供應一事謂四時節令宴賞及齋醮等費日增于前宜從節省命尚膳監光禄寺供應止照弘治元年例行以後增加者悉從減省
○弘治五年十二月[illegible]午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文言頃者
上[illegible]令甘肅二處守臣如所降圖式織彩粧絨毼曳撒數百事竊惟古之哲王有惜百金之費者今織造材物非一方所能辦集而募工創肆所費不貲矧陝西歲歉民病星变地震之異往往有之正省身脩行之日可更以華靡為事乎夫朝廷之事必由有司而達於天下今帖子出於内監則工部之設似為無用宜暫停所織以其價銀振業飢民或第織十數事則一方之民可以少安工部覆奏謂文言可從命減所織之半
○弘治六年十月丙寅命免造明年上元燈火工部奏各處灾傷故也
○弘治十五年九月戊子光禄具内外官員人等每日酒飯及西華門等處所畜鳥獸料食數目以聞
上即其疏逐節御批其上凡一百二十餘事有仍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者有減十之三四者有事完停止者有事完仍舊者西華門鷹犬不堪者縱放之御馬監山猴食減半乾明門虎去之雜鴿等食減三之一山羊及綿

羯羊減半送外羊房雜兎盡放之南海子中猫之不堪者亦縱放之西安門大鴿送雜鴿房食亦減三之一其仍舊存養者食亦量減之

○十月癸卯工部奏近太監李興請辦元宵燈火物料有
旨令減半造用民已受賜但今
上天示戒如盡賜停免亦修省之一端也從之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工部奏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隷多災傷兩廣雲貴四川福建以軍與供億且各處造作頻繁民不堪命乞將今年修理器皿明年成造烟火等物料暫且停免候年豐仍舊派辦
上曰各處災傷重大人民艱窘派辦修理器皿烟火等料物俱暫停免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寅户部議覆吏部尚書馬文升所奏恤民困事謂光禄寺厨料近年會派數多今後乞減十分之二其供用庫黄白蠟茶葉之類亦請減免
上曰歳荒民貧朕實痛心各衙門支用物料務從節約不許濫派妄費

## 謹貢獻

○弘治元年八月戊戌巡撫甘肅都御史羅明言甘肅鎮守分守内外官近因有傳奉不次之擢競尚貢獻各遣人於所屬邊衛派取方物名以採辦其實扣除軍士月粮馬價或巧取番人犬馬珍奇等物以充又起膳乳等

房僉派厨役造辦酥油等物及起運之時沿途騷擾不
可勝言
皇上嗣登大寶已有停免之詔柰何守臣不体
聖心仍蹈舊轍蕪年例進貢未蒙停免乞一切罷之以甦
邊困
上曰甘肅邊地艱難進貢事俱遵詔例停免禮部移文使
知之
○弘治二年四月辛丑初湖廣無歲進魚鮓例成化七年
鎮守太監始進之二千五百斤後增至二萬一百二十
二斤用船至十一二艘至是禮部以巡撫等恤災之奏
請止令有司減数進獻



上命鎮守内官造辦如成化七年之数船止用二艘科擾
需索為害者罪之
却珍異
○弘治元年七月戊子巡按雲南監察御史何㦖言
陛下即位以来節冗費去珍玩又詔天下毋得違例貢獻
今鎮守太監王舉欲貢金廂寶石帽頂不宜受之以玷
新政
上曰進貢事舉已禁止何得妄為禮部即諭止之仍通行
各鎮守官毋得違犯
○十月庚戌代王以海青来獻内閣大學士劉吉等以為
不當受

上深納之與王書曰朕以凉德嗣承大統深惟
祖宗創業之難夙夜憂勤惟恐弗堪負荷所頼親王宗室
勉竭忠藎匡輔不逮庶少鈌失玆者叔祖遣人以海青
來獻固出盛意但海青為物不過以供田獵之用朕萬
幾之暇惟留心經史講求政治盤遊田獵何敢經意况
前詔書已有止貢之例叔祖何不察而有此舉乎詩不
云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禮記云私惠不歸德君子不
自留焉今特歸還所獻海青専書以報或有忠言讜論
時政裨益是所望也惟叔祖亮之

○弘治五年九月壬申虎剌撒國回回怕魯湾等從海道
至京貢玻瓈瑪瑙等方物
上却之命給口粮脚力遣還

○弘治十七年正月甲申南京吏科給事中陳伯獻奏迩
聞福建尋訪鷓鴣竹雞白畫眉紫山鵂等禽鳥今四方
灾異疊見水旱相仍乃求此珍異之物恐非盛德事乞
停止以蘇民困
上曰此等禽鳥未嘗行文往取給事中既有此奏其即停
止之

## 恤刑

○弘治四年二月己巳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曰朕惟刑
以輔治用之貴得其平刑平則善有所勸惡有所懲而
人心服天道和不平則不足以勸善懲惡而人心不服

天道乖違灾變之来誠有不能免焉曩因天道示異曾
勑天下諸司審録重囚發遣過情可矜疑及准辯者奚
翅數十百人雖曰勿拘成案原問官亦不坐罪此特廣
仁愛之意欲全民命爾其間實有訊鞫不真失入于罪
者然亦有無可矜疑而强為出脱者要之皆非大中至
正之道茲當萬物發生之時朕體
天地好生之德以為刑者民命所係與其寛之於終孰若
謹之於始故特戒勑爾等各加敬慎仍行南京三法司
及天下問刑衙門今後問刑之際務必存心以仁恕持
法以公平察辭辨色詳審其情罪所當重者重之以懲
惡毋務姑息而不顧縱惡長姦之非罪所當輕者輕之
以宥過毋事苛刻而致有抑欝稱寃之嘆其或證驗顯
憑情隱難明者尤當加意推究毋或傳致於一時而冀
不坐罪於他日如此庶不背古聖人欽恤之訓而於朕
刑期無刑之治亦有裨益焉爾等其欽承之毋忽故諭

○弘治五年七月壬午刑部尚書彭韶等以鴻臚寺少卿
李鐩請刪定問刑條例議曰刑書所載有限天下之情
無窮故有情輕罪重亦有情重罪輕往往取自
上裁斟酌損益著為事例盖此例行於在京法司者多而
行於在外者少故在外問刑多至輕重失宜宜選属官
彚萃前後奏准事例分類編集會官裁定成編通行内
外與大明律兼用庶事例有定情罪無遺從之

○弘治七年三月丁酉禮科都給事中呂獻等言毎歳初夏例縱釋繫囚笞杖輕犯多從宥免徒流以下減等發落重囚情可矜疑者具奏定奪正所以長民命而壽國脉也但此例獨行兩京而未及天下乞勅三法司議擬南北直隷則巡按官督同諸郡邑官各布政司則鎮巡官會同三司官各准兩京例毎於四月審囚庶狴獄有稱平之訟桎梏無横死之冤户科給事中王綸亦以為言謂近年在外官多有貪酷不仁圖小利而故勘平人逞私忿而非法凌虐有因考訊而死者則捜求細事誣曰因公因久禁而死者則虚補文移號為有病乞勅法司申明條例情可矜疑者即為平反不拘成案仍行天下問刑官不許仍蹈前非如有致死者雖曰因公亦必原其情之輕重脫或有病亦必究其事之大小如或任情故違即以其罪罪之

上命法司議處聞奏法司議謂舊例在外罪囚五年一差官審録今欲不拘此例毎年四月以後各處撫按等官會審八月以東類奏其有酷刑官請降調邊遠法外刑人至死者除名為民

上曰酷刑官員其令巡撫等官嚴加訪察依法問擬奏來處治不許輕縱會審差官仍照舊例行

○弘治九年八月己亥管理遵化鐵冶工部主事王鉉奏炒鐵囚犯皆罪不至死而經瀝官夫人等多方凌虐逼

取財物卒至喪生請嚴加禁止其貧乏無依者多斃于凍餒請月給口粮三斗工部覆奏
上曰囚犯罪不至死而防夫人等乃以求索故斃之甚非
朝廷好生之意其依擬行之
○弘治十三年二月庚寅三法司奉詔看詳歴年問刑條例定經久可行者條具奏請
上以獄事至重下諸司大臣同議之議上二百七十九條
請通行天下永為常法
上從之内禁濫報邊功私騎宮馬黄船販鬻私貨漕船附帯勢要貨物及鎮守等官頭目非奏帯者不得報功皇城守衛官旗故縱直軍十名以上降級六條命再議以聞衆復奏謂此六條禁例乃累朝所定且
皇上即位之初嘗申明者今不可輕变以撓成法從之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午兵科給事中潘鐸奏故事每歳會審録重囚率以一日竣事然人命至重今該審之囚衆多如拘以一日則不得從容詳審鞫究地下者能保其必無乎昔我
太宗文皇帝因刑部等衙門大辟囚三百餘人復實請决乃召府部及六科諭之曰三百餘人未必皆得其情若有不實則死者啣寃爾等更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雖十日何害此我
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乞令今後會審不必拘以

一日務在從容研審使無冤枉法司覆奏從之

正法

○弘治元年閏正月丁卯初太監梁芳等以獻玩得寵一時後宮器用以珍寶相尚京師上下亦然物價騰踴一珠至數十金市者皆乘以取富於是指揮使張紀指揮僉事任義千户馮宇沈達百户楊春所鎮撫徐昌袁凱與賈人馮讓王通李祥王智夏線兒等日求採供獻至是言官劾奏下獄

上曰紀等交結内侍進獻珍玩盜支内府財物數多雖遇赦難依常例紀義宇達俱發遼東鐵嶺衛春等六人發口外開平衛俱永遠充軍昌凱革職調永寧衛

○九月癸亥民有呂景山等四人坐竊盜拒捕殺人罪死以遇赦下法司議都御史馬文升等奏詔書強盜不宥所以戒兇強而律竊盜拒捕殺人與強盜等情犯頗重而幸遇霈恩釋之則失于太輕誅之則似乎太重請宥其死而遣之戍邊

上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律所以懲姦詔書所以赦過景山等竊盜罪雖可原而拒捕殺人實出于故與過不同不當以詔例免其依律誅之

○十一月巳巳時有盜入貢夷人馬者捕獲

上命依榜例處决户部尚書李敏言盜馬之人律止徒罪决夷人已去無所示信乞令所司械繫群盜須之歲月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待夷人再來殺之未晚若三歳之後夷人不至則亦姑
依律治之庶信可全而刑不濫
上曰朝廷法令布于象魏所以示大信于天下盗夷馬者
寘之極刑已有成憲今群盗故犯處死何疑乃欲計夷
人在否而变更其法于信安在敏為大臣不知大體巧
言諫阻法當究治姑宥之
○乙亥南京刑部郎中鄒儒為廣西洛容驛驛丞儒以騎
馬誤入舊内西右門為守備官所奏刑部問擬贖徒還
職得旨降邊遠叙用吏部擬降雲南姚州知州
上曰
太祖舊内之門鄒儒騎馬擅入本當重治姑從輕降邊遠
叙用例該授以雜職爾等何為輙擬知州顯有市恩要
譽之意其具實回奏吏部以舊例降雜職者御批有雜
職字鄒儒因無雜職字故擬知州具奏分析得旨爾等
職掌銓選邊遠叙用者即係雜職何為不審及令陳状
又不輸服本當逮問姑宥之堂上官仍各罰俸一月文
選司官各二月吏部乃擬降儒驛丞從之
○弘治二年九月辛酉户部奏今歳各皇親公侯駙馬伯
等莊田乞照附近民田被災分数為收租之数不許過
取厲民
上曰皇親及公侯等官歳有常禄豈可復與百姓爭利奏
中所擬悉准施行如有過取者必論以法

○弘治三年閏九月己丑内閣大學士劉吉等奏南京刑部問擬銅銃者
聖意以為發落似輕臣等再三商論又檢大明律盗軍器條内開若盗應禁軍器者與私有罪同及私藏應禁軍器條内開凡民間私有火筒火砲之類應禁軍器者一件杖八十毎一件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今石榮盗銅銃刑部依常人盗倉庫錢粮問擬絞罪做工五年滿日着役已是加重李景春李景和趙鑑乃知情接買之人刑部依棄毀軍器律論又稱比附律條可見不是正律亦為加重臣等以為此等因人情犯深重宜再加重以戒將来以此擬將石榮四人枷號两月滿日押

發廣西烟瘴地面永遠充軍荷蒙俞允事已施行臣等又思去歳南京盗庫之人與此不同彼係偷盗内府財物律該處斬况又有偷盗十數次者及放火燒毀官庫以致城内遠近人心驚疑情犯尤重所以擇其甚者處决人心皆服仰惟
皇上聖德寛仁凡事遵守
祖宗法度而行今此数人律不該死法司擬断明白臣等
上可斟酌加重示戒豈敢故違
祖宗之制不體
皇上愛民欽恤之仁輙便重擬處决若殺之不當致傷天地之和感召水旱兵戈之灾咎將何逭其石榮等發落

止依前擬為是奏上從之

○弘治六年十一月庚申荊府庶人見濔之殺都昌王見潭也内使宋貴實預謀已而避之法司擬貴為從不加功應贖杖徒送司禮監發遣後以弓箭王山事再犯不應依律勿論奏上有旨令覆問法司仍從前擬且謂貴罪犯深重事出非常非有司所敢擅議

上以宋貴導助見濔戕害同氣豈可謂從不加功前已失刑再犯他罪亦不可例以勿論特命斬之而詰法司以失刑於是刑部大理寺皆上章待罪命而各罰其屬官俸一月

○弘治七年二月辛酉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徐昇奏山陝人孫騰霄等三十人三五為群道遇丐者以衣食誘之為傭隨其所至令守舍給炊爨騰霄等遊行市門視有富商巨家輒持貨與之貿易論直高卑則以言激其怒相毆罵隨號哭而去夜則殺丐者舁至其門群哭之揚言欲訟于官其人懼出財物以求解乃復舁去焚之名曰販苦惱子前後殺數十人乞重其罪都察院覆奏

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為貨殖姦巧横出所殺者至數十人罪難輕貸其為首者凌遲處死為從者斬並梟首示衆仍榜示天下知之

○弘治九年二月丙寅寧府鍾陵王覲錐有罪革歳禄三之一先是新建民凌勝自宮以入王府王令至淮安買

妾李氏至王獨嬖之宮中呼為李妃妃陳氏遂失寵有
妾李氏者生子三歲淮安李氏妬之譖于王杖之百捧
其兩手而絕其飲食令諸宮守之其子餓死于别室李
氏悲啼則又杖之百夜欲自盡守者恐罪及已乃群聚
而迯又有南昌衛軍餘謝祖為王行貨於外買一舞女
為妾因納之王女病復還之祖祖妻不能容則又納于
王亦在守者之列事覺鎮巡等官具實以聞
上以王濫收妾媵致令嫉妬不和醜聲外彰又餓死幼男
有失父道本當重治姑從輕革祿米三之一仍賜勅切
責之祖杖一百并家屬發邊衛充軍勝杖八十發原籍
當差宮人迯者給親完聚



○三月庚子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陳雲先以馬紀事違例
受詞下獄法司覆奏雲在衛時有民人劉福張鐸相歐
福自殺幼女以害鐸又逼其母自盡既而恐鐸稱寃因
屬雲捕之鐸自刎不殊乃擒其姊夫趙逵誣以為盜禁
錮于獄雲罪應贖杖還職
上以雲骫法受囑久禁平人雖居近侍發原衛帶俸差操
○閏三月乙丑浙江杭州前衛指揮僉事王楷督捕盜賊
收有罪者數人為爪牙道遇三人同舟販薪誣以為盜
搒掠幾死遂執往他民家詐取銀數十兩解官名盜贓
時又尅其三之一未幾販薪者死巡按監察御史馮玘
奏之楷恐重得罪乃賂吏人竄販薪者名姓盜籍中因

誣奏玘求賂事下後巡按御史吳瀚訊驗獄上坐楷監
守自盜例應口外為民并劾指揮使成傑知情不舉按
察使闞仲宇失於覺察
上以楷貪酷害民逼死無辜情犯深重命追葬理銀給死
者之家併妻子發邊衛永遠充軍仲宇與傑姑免究
○四月丁亥妖僧張金峰不知何許人初游方至陝西朝
邑縣以藥餌符水惑衆縣官逐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
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興等各有名號裂
布帛為旗祭以嬰孩刻日為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
燒香啖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呪虎當路不能去
有雷栢川者不肯飲藥乘夜逃歸亦不敢首官等行道



負薪炭者多被逼脅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於樹前
後被殺者凡若干人民居被爇者凡若干家守臣調兵
捕之金峰與行興等拒捕死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
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
上命再審無寃即依律處決以栢川知情不首併家屬械
發口外充軍守臣捕賊有功賜勅勞之

革姦弊

○弘治九年九月丁未兵部奏京城九門守視軍士每門
原設二百餘人指揮千百户領之後添設守門內官数
多軍士多被私役存者不過羸弱五六十人各鋪柝聲
不聞器械亦各敝壞不可陳列且城河之水来自西湖

常須盈滿亦可助險比因濱湖之家引水灌田以致淺
涸乞令本部及工部各差官一員通查九門器械守衛
修廢補缺仍委本部點城官一一點閱若軍士失伍數
多守門官俱逮問其指揮少軍三十名千戶以上者調
外衛差操仍乞定守門内官員数不得增設軍伴除正
数外有私役罷斥之并禁西湖濱河人家不得引水灌
漑違者治罪
上曰京城門禁事體甚重但承平既久積弊多端因循玩
愒不可不及時整備守門内官每門不得過四員餘悉
如所擬而行
○弘治十七年二月庚申監察御史王士昭奏京城設鋪



甲火夫以防火盗比年以来為勢豪所役財匱於供應
力疲於奔走乞下所司痛革其弊兵部覆奏
上曰京城火甲實多負累艱苦敢有仍前借倩私役需索
科擾者法司具實以聞
○閏四月庚辰司禮監太監陳寛傳旨近来内外衙門弊
政多端軍民受害以致上干和氣深切朕懷緊要革弊
事宜各衙門便查議明白開具以聞
○弘治十八年二月甲子先是有旨差科道官查御馬監
軍旗勇士之詭冐者太監寧瑾奏止之
上為改命司禮監太監一員同瑾等查處給事中張弘至
以為言兵部以執奏請如初旨

上曰查理禁兵誠為重事爾等既有此奏可仍差堂上官一員同原差科道官從實清查具奏處置

禁請託

○弘治元年二月丙辰太監覃昌傳旨諭在京諸司朝廷政事祖宗俱有成憲今後府部等衙門務須遵守毋得互相囑託有虧公道如内外官敢有寫帖子囑託者内官連人送東廠外官送錦衣衛奏來處治若容隱不奏者事發俱治以重罪

恤遠人

○弘治元年八月己未迤北伯顏猛可王遣使臣知院桶哈等來朝貢方物賜宴并狐裘金織衣綵段及回伯顏猛可王綵段等物正使桶哈既被賜其副使滿脫干未得大通事楊銘為之乞恩上復命以狐裘金織衣各一事與之

○弘治二年五月甲戌錦衣衛夷匠阮清等其先安南人永樂中以能製火銃短鎗神箭及刻絲袞龍袍服收充軍匠月給米一石後以例減五斗至是清等自是夷人無家不贍詔仍與一石

○弘治三年四月癸卯禮部覆議琉球國中山王尚真所奏一謂本國來貢人員近止許二十五人赴京物多人少恐致疏失宜更增五人以順其情一謂本國貢船抵

岸所在有司止給口粮百五十名其餘多未得給亦宜
增給二十名議上從之

○弘治五年九月癸酉朝鮮國陪臣韓堰以來貢病卒于
館
上愍其遠來客死命有司給棺致祭仍傳送其喪以歸

○弘治七年九月壬子朝鮮國海南夷十一人以捕魚為
颶風漂其舟至福建漳州府時無譯者莫知其所自來
福建守臣送至京大通事譯審乃得其實
上命給之衣食候其國進貢陪臣還日歸之

○弘治八年二月甲戌廣西上思州頭目黄政齎弘治七
年冬至節表箋過期始至且不由本布政司類進禮部
請治其罪
上曰思州去京師道里甚遠進表箋過期無不由布政司
類進不為無罪但念其遠人其特宥之

○弘治十六年十月辛丑先是琉球國王遣使人呉詩等
乗舟之滿剌加國遇風舟覆詩等一百五十二人漂至
海南登岸為邏卒所獲廣東守臣以聞
上命送詩等於福建守臣處給粮養贍候本國進貢使臣
去日歸之

馭夷狄

○弘治元年六月丁酉兵科給事中夏祚等以北虜将入
貢上疏言今逆虜外稱納貢而内蓄奸謀恐譯字通事

官并虜中走回人等貪其賄賂以中國事情告之為害非淺乞勅兵部榜諭從之兵部尚書余子俊復奏以為虜使來京中間未必無人恐彼窺知所奏全文以為待之欠厚而傷其向化之心但乞榜示京師軍民不許欺侮且聽其公平貿易為便已得旨祚等遂劾子俊柔懦不振故違前旨偏執自用

上曰虜情叵測固宜防範而開市貿易亦是舊例但毋令私交漏泄事情而已即行禁約所司其知之

○弘治四年七月壬寅甘肅鎮守等官奏罕東等衛頭目剌麻朶兒只等刼西番啞阿族部落掠其頭畜以歸事下兵部覆奏謂罕東刼掠西番越我邊境不知畏忌漸不可長請勅鎮巡等官遣人往諭罕東等從違利害并以此意徧告西番諸族自今更不得搆怨啟釁

上曰罕東刼掠西番越我邊境不可不為之制其如議行之

○弘治六年四月乙亥土魯番速壇阿黑麻率兵夜襲哈密城哈密死者百餘人竄降者各半安順王陜巴及其都督阿木郎據大土剌以守大土剌華言大臺也圍之三日不能得阿木郎遣調也克尾剌二部兵為援皆敗土魯番遂殺阿木郎竟執陜巴以去令其酋長牙蘭據哈密移書甘肅守臣謂本國既獻哈密城池阿木郎復潛導野也克力人馬至其國中抄掠朝廷所賜衣幣

亦被尅臧故為此報復之舉陝巴亦遣人奏其事是時土魯番貢使撒剌巴失等二十七人還未出境寫亦滿速兒等三十九人尚在京師於是甘肅鎮巡等官奏言阿木郎之禍因其自取但阿黒麻往年擅自興師攻破哈密朝廷曲加恩賚正宜感恩効順縱阿木郎有過當姑念哈密恢復未久止可具奏請治其罪乃敢擅攻城池所移番文僭稱偽號言涉不遜乞命將選兵剿除首長牙蘭等直抵土魯番擒斬阿黒麻取陝巴回衛若欲姑事包容則請降勅遣使齎諭阿黒麻令送回陝巴當宥其罪事下兵部集廷臣議謂哈密乃

太宗創建為中國藩屏陝

皇上所錫封有興滅繼絶之義今既被刼去不宜置之不問守臣所畫二策前策乃討罪之舉請姑俟徐圖後策為柔遠之方時勢所宜諭而不從加兵未晩今土魯番貢使在京師速為發遣與還未出境者令甘肅守臣就彼拘留仍請勅本番貢使擇三二人齎示阿黒麻諭以禍福俟其回報上請仍移文守臣各操練所部軍馬以備緩急及諭亦斤罕東等衛頭目使互相應援若哈密夷衆挈家來奔即送苦峪令都督奄克孛剌管束量給粮種耕種以俟克復毋再散布肅州坐耗邊儲重貽後患其貢使寫亦滿速兒等見在京者亦令通事諭以拘留之意奏入

上曰阿黑麻包藏禍心已非一日朝廷念哈密乃
祖宗所立欲繼其絶曲為寛貸今阿黑麻屡惡不悛悖逆
天道妄自尊大奸情畫露本當興師勦除爾群臣既如
此處置悉准所議寫勅切責并勅甘肅鎮巡等官嚴督
沿邊城堡将士用心隄備然邊方事重兵難遥度爾等
仍會舉文武大臣二人領勅親臨其地會同鎮巡等官
酌量事勢講求安内制外方畧來上以為經久之計賜
阿黒麻勅曰比得甘肅鎮巡等官具奏知哈密都督阿
木郎两次引領野乜克力人馬搶爾部下牛羊等畜又
尅落爾賞賜以致爾親領部落将哈密城池占據殺死
阿木郎擄去陝巴以報彼引虜刼掠之讎阿木郎固有



罪矣然彼小人愚蠢無知爾乃大家世族識道理曉逆
順豈可為此當念阿木郎為朝廷官職受命守城将其
作惡情由遣人具奏或赴愬甘肅守臣俾為轉達朝廷
必有大法度治之追還所掠頭畜慰安既死亡魂爾乃
擅興動衆公肆殺戮将獻還城池仍復占據同宗骨肉
自行繫纍如此所為信義安在奏至廷議文武群臣莫
不扼腕忿怒咸謂
祖宗待迤西番夷恩德如天百年以來未有一族一人敢
行悖逆今土魯番父子一次虜哈密王母一次殺罕慎
朝廷以不治治之曲為含容尚不知悔今又殺阿木郎
擄陝巴屡惡不悛罪在不赦逆天悖理非人所為若不

興兵問罪何以壓服天下番夷合辭請發大兵出關征
勦并起集爾仇家敵國直抵巢穴明正爾罪然後牢閉
關門顯絶貢路使諸番再不得朝廷賞賜通中國貨財
西番一帶必皆歸怨於爾無地容身朝廷念爾土魯番
自祖父以來時來朝貢已非一世爾今雖有占城殺人
之罪而前亦有歸城還印之功不忍輕絶特降勅諭使
爾知之我國家富有四海哈密之在中國有之不加益
無之不加損但念我
祖宗受
天明命為萬邦華夷主永樂初年立哈密之祖脫脫為忠
順王八九十年傳位數世一旦乃為爾所害畧不動心
豈上天立君之意哉且朝廷之待哈密亦如待土魯番
土魯番設若不幸亦如哈密為人所滅絶朝廷亦坐視
而不顧乎爾宜知此意勅書到日即釋放陜巴送還哈
密舊城俾其照舊管理朕不念舊惡聽爾遣使通貢如
故嗚呼天道昭然順之者存逆之者亡爾其改過自新
毋自作孽保爾先人之業為爾子孫之計其尚思之毋
貽後悔故諭

○弘治七年八月甲申大通事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王
英奏速壇阿黒麻復刼奪哈密城池臣聞罕東左衛居
哈密之南野乜乞里居哈密之東北皆其唇齒之地皆
與阿黒麻有讎是其四鄰親信皆有離心今宜降勅旌

罕東赤斤蒙古使之盡心圖報毋為阿黑麻所誘密約合攻以除土魯番之患是以夷攻夷也又迤西各国進貢皆籍互市圖利今各國使臣在邊但下令不許進貢則各國沮其得利之路必與阿黑麻為讎不能久占哈密矣章下兵部覆奏謂以夷攻夷雖馭戎一計但夷性不常或借幸而成功彼必恃功邀索何以應之為國遠謀當捐近效宜但如前會議侍郎張海所處事宜勑諭甘州守臣整兵操練仍傳諭罕東赤斤諸番皆養威蓄銳以俟調遣不可輕率貽侮庶得安攘之道

上曰中國馭戎當存大體其如兵部議行之

○弘治十七年正月庚寅巡撫貴州都御史劉洪奏所屬土苗族類漸蕃混處無別乞以百家姓編為字號賜之漢姓兵部覆請

上曰華夏自有定分可隨其土俗稱呼定與姓氏不必用百家姓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